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公 羊 義 疏

( 十 一 )

陳 立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萬有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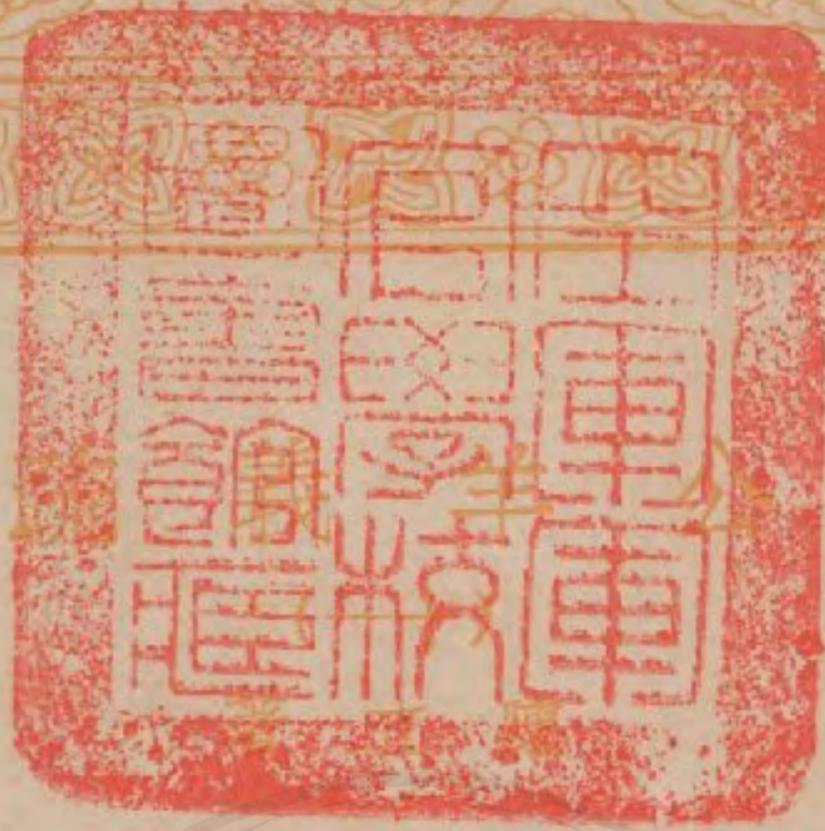
第二集七百種



商務印書館發行

5204

公用圖書  
愛惜使用



空軍軍官學校圖書館

登錄號 為 677

類號 083.12 / 7500



1952



# 公羊義疏四十九

宣十六年

盡十八年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注〕言及者。留吁行微不進。〔疏〕

左傳

注云。甲氏留吁。赤狄別種。大事表云。今潞安府屯留縣東南十里有純留城。即留吁地。晉滅之。為純留邑。甲氏在今直隸之廣平府雞澤縣。一統志。純留故城在今潞安府屯留縣南。春秋赤狄留吁邑。按史記匈奴傳。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圖洛之間。號曰赤狄白翟。索隱。三蒼圖作圜。地理志。圜水出上郡白土縣。正義引括地志云。白土故城在鹽州白池東北三百九十里。又云。近延州綏州銀州。本春秋時白狄所居。又云。潞州本赤狄地。史文謂在圖洛間。未詳。○注言及至不進。○甲氏書氏。與上年潞氏同。彼注云。明不當絕。當復其氏。是也。留吁不書氏。知其行微。故及以絕之。杜范皆以甲氏等為潞之餘黨。蓋亦欲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者。

## 夏。成周宣謝災。〔疏〕

校勘記云。鄂本。閩本同。監。毛本。謝作榭。下及注疏並同。唐石經缺。釋文。宣謝災。左氏作宣榭。惠棟云。襄九年疏引作謝。古無榭字。或止作射。周郝敦銘曰。王格于宣射。是也。三傳皆作謝。俗从木。又

災左傳作火。按紹熙本亦作謝。公羊釋文引左氏。作宣謝火。穀梁釋文亦作謝。知三傳無从木者矣。九經古義云。棟案。左氏古文。榭本作射。郝敦銘云云。又劉逵引國語云。射不過講。軍實。今本作榭。說文無榭。經傳通作謝。荀卿子曰。臺榭甚高。泰誓曰。惟宮室臺榭。釋文。本又作謝。吳射慈。亦作謝慈。是射與謝通。左氏襄三十一年傳。宮室卑庳。無觀臺榭。釋文。榭音謝。本亦作謝。原注。擊虞三輔決錄注云。漢末大鴻臚射咸。本姓謝名服。天子以為將軍出征。姓謝名服不詳。改之為射氏。名咸。載見廣韻。此由晉時不識

古文曲爲之說。按禮記玉藻。卜人定龜。注謂靈射之屬。釋文射。爾雅作謝。荀子王伯篇。注謝與榭同。潛研堂答問云。說文無榭字。則臺榭之榭亦當爲射。蓋因習射以得名也。

成周者何。東周也。〔注〕後周分爲二。天下所名爲東周。名爲成周者。本成王所定名。天下初

號之云爾。〔疏〕

注後周至東周。○此據作春秋時言也。昭二十二年。劉子寧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傳云。王城者何。西周也。又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傳云。成周者。東周也。注是時王猛自號爲西周。天下因謂成周爲東周矣。故

傳就當時所名解之。書洛誥云。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疏引鄭注云。觀召公所卜之處。皆可長久居民。使服田相食。瀍水東既成名曰成周。今洛陽縣是也。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也。鄭舉漢地志爲驗。後漢洛陽河南皆屬河南尹。郡國志。洛陽。周時號成周。河南。周公時所城洛邑。春秋謂之王城。是也。馬融注周禮大司徒亦云。王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是與鄭同也。成周亦號下都。胡氏渭禹貢錐指云。王城卽郊邑。漢爲河南縣。其故城在今洛陽縣西北。下都卽成周。漢爲洛陽縣。河南郡治。其故城在今洛陽縣東北二十里。二城東西相去四十里。而今洛陽縣居其中。古時澗水經河南故城西入洛。瀍水經河南故城東入洛。故澗東瀍西爲王城。而瀍東爲下都。洛誥之文甚明也。續漢志注雒陽。引帝王世紀云。城東西六里。南北九里。河南注引博物記曰。王城方七百二十丈。郭方一十里。南望雒水。北至郊山。地道記曰。去雒城四十里。成周在東。王城在西。敬王居成周。故曰東王必大克也。○注名爲至云爾。○舊疏引鄭注書序云。居攝七年。天下太平。而作此邑。乃名曰成周。是爲本成王所定名也。時二都並建。洛邑爲東都。平王東遷。以豐鎬爲西周。敬王後以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矣。

宣謝者何。宣宮之謝也。〔注〕宣宮。周宣王之

廟也。至此不毀者。有中興之功。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謝。〔疏〕

穀梁注。宣榭。宣王之榭。本

此爲說。杜以爲講武屋別在洛陽者。疏引服虔云。宣揚威武之處。五行志引左氏說。榭者。講武之坐屋。與公羊異。○注宣宮至之功。○禮記疏引異義。魯詩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尙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案。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有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鄭從而不駭。是何本先師舊說也。漢書五行志云。元鳳四年。孝文廟正殿災。劉向以爲孝文太宗之君。與成周宣謝火同義。明亦以成宣爲宗而不毀也。顧氏炎武左傳補正云。呂大臨考古圖。邢敦銘曰。王格于宣榭。宣榭者。蓋宣王之廟也。榭。射堂之制也。其文作印。古射字。執弓矢以射之象。因名其堂曰射。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宣王之廟制如榭。故謂之宣榭。春秋記成周宣榭火。以宗廟之重。而書之如桓僖宮之比。通義云。成周非王居。而宣宮在焉。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此周之下都。得有先王廟。若漢時原廟矣。左傳。敬王入于成周。盟于襄宮。亦廟之在成周者也。按漢書韋元成傳。劉歆議曰。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周公爲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繫是言之。宗無數也。蓋卽特廟。特者不在七廟中。而特立一廟者也。據歆說。宗不在數中。則殷之三宗。在六廟外。周之成宣。在七廟外矣。昭七年左傳。余敢忘高圉亞圉。或亦先公廟之不毀者也。馬融說。高圉亞圉。周人所報。而不立廟。蓋不以宗而不毀爲然矣。與何鄭說皆異。劉歆習古文。則古文尙書春秋皆與公羊家同。○注室有至曰謝。○爾雅釋宮文。此疏引李巡曰。室有東西廂。謂宗廟殿有東西小堂也。孫炎曰。夾室前堂。郭注本之。郝氏爾雅義疏云。廟之制。中爲大室。東西序之外爲夾室。夾室之前小堂。爲東西廂。亦謂之東西堂。後漢書注引埤蒼云。箱。序也。字或作箱。廟所以有廂者。箱之言相。謂左右助勳也。故公食大夫禮注。箱。俟事之處。觀禮注。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文選爲賈謐作贈陸機詩。注引爾雅。廟作廊。蓋字形之誤。又引舍人曰。殿有東西小堂也。寢者。郭云。但有太室。郝氏義疏。寢之制。但有太室。而無左右夾室。故無東西廂。按古路寢制。如明堂。燕寢有堂。有室。有夾室。有房。正如上所陳廟制。故周禮隸僕注云。五寢。五廟之寢也。前曰廟。後曰寢。月令正義。廟是接神之處。其處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藏之地。對廟爲卑。故在後也。不得有無東西廂之制。蓋寢者。平常臥息之所。說文作寢。云臥也。釋名釋宮室云。寢。寢也。所寢息也。推人道以事神。固不必備有。

堂戶房階室之制與亦所謂致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為也。榭者郭云榭即今堂堊禮疏引李巡云但有大殿無室名曰榭。書疏引孫炎云榭但有堂也。郝氏義疏云左傳注以榭為屋歇前正義謂歇前者無壁也。如今廳是也。按廳即後世之堂皇漢書胡建傳列坐堂皇上集解堂無四壁曰皇是也。然則無壁者無室但有堂故杜謂屋歇前矣。通義云謝讀如序則物當棟之序謝之言射也。堂後無室本射堂之制故以名焉。按禮鄉射禮云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注庠之制有堂有室也。豫讀如成周宣榭火之榭。凡屋無室曰榭。今文豫為序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則鄭不以榭即序也。然鄭於禮經豫字但讀如謝不即破其字為謝而於記序則物當棟亦不破序字蓋以序榭皆無室謝序豫又同音字得相通也。禮與記之堂則物當楣皆指庠言庠大於序故有堂有室也。鄭彼注自謂豫讀如榭音非以為榭彼之豫自謂州黨學之序爾。

何言乎成周宣謝災〔注〕据天子之居稱京師宋災不別所

燒〔疏〕

注据天至京師○桓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是也彼傳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注宋災至所燒○襄十年宋災是也舊疏云特据宋災者以其王者之後與宋相類也。

樂器藏焉爾〔注〕

宣王中興所作樂器〔疏〕

校勘記云漢書五行志曰榭者所以藏樂器唐石經諸本作藏俗字按說文無藏字穀梁傳周災不志也其曰宣榭何也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疏徐胤所據本云周災至注云重王室

也則與范本異五行志云成周宣榭火榭者所以藏樂器宣其名也董仲舒劉向以為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誅天戒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禮樂為而臧之左氏經曰成周宣榭火人火也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榭者講武之坐屋臧氏琳經義雜記云按左氏以宣謝為講武之坐屋服杜注皆本漢書服謂宣揚威武更得命名之義火為人火見守戒之無人而武功之廢弛也公穀以宣謝為藏樂器之所董劉義同故漢志云謝者所以藏樂器宣其名也蓋樂以宣節陰陽故名宣謝何氏不得其解而以爲宣王并以樂器爲宣王中興所作既違公羊本文復乖左氏之義按說經須守家法左氏之義不得据以相難公羊本文明云宣宮之謝宣宮猶言桓宮僖宮也非謂宣王之廟乎何得謂其違公羊本文乎按禮記禮運以為臺榭注榭器之所臧也是

藏物之所通曰榭。爾雅釋宮。闈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是不必講武之屋也。詩車攻序。宣王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蓋是時必有講武之所。嗣因有中興之功。宗而不毀。或即因立宣廟。廟宜靜肅。不能再爲肄武。即因爲藏樂器所專。○注宣王至樂器。○舊疏云。蓋夷厲之時。樂器有壞。故宣王作之。不謂更造別樂。何者。考諸古典。不見宣王別有樂名也。按周本紀云。懿王之時。王室遂衰。禮記郊特牲云。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又禮運云。我觀周道。幽厲傷之。明禮樂俱有敗壞也。本紀。又此宣王卽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又詩車攻諸篇。美宣王復古。容亦作樂器焉。

成周宣謝災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

以書新周也。〔注〕新周。故分別有災。不與宋同也。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

宋。因天災中興之樂器。示周不復興。故繫宣謝於成周。使若國文。黜而新之。從爲王者。後記災也。

〔疏〕

校勘記。新周也。唐石經。諸本同。惠棟云。當作親周。古親新通。新讀爲親。按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紂夏親周。故宋史記孔子世家云。春秋據魯。親周。故殷皆作親字。何注云。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親周。而故宋。是何注本作

新周也。當亦爲嚴顏之樂。按董子史記親周。皆新周之誤。錢大昕言之當矣。惠棟未瞭此。今按。阮氏之說是。○注新周至同也。○決襄三十年宋災不別所災也。○注孔子至故宋。○此春秋通三統之義。注爲全書發其例也。劉氏逢祿釋例云。顏子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終之曰。樂則韶舞。蓋以王者必通三統。而治道乃無偏而不舉之處。自後儒言之。則曰法後王。自聖人言之。則曰三王之道若循環。終則復始。窮則反本。非僅明天命所授者博。不獨一姓也。夫正朔必三。而改。故春秋損文而用忠。文質必再。而復。故春秋變王而從質。受命以奉天地。故首建五始。至于治定功成。鳳皇來儀。百獸率舞。而韶樂作焉。則始元終麟之道。舉而措之。萬世無難矣。其言以春秋當新王之意。至爲明顯。孔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著之實事。故假魯以立王法。

所謂春秋之魯也。以魯當新王，故新周、新周者，新黜周等王者後也。新周則故宋，合宋周春秋爲三統，故黜杞等之小國也。臧氏  
琳經義雜記云：公羊言新周，核之董說，則以天意以樂器空存，無補實政，故災之，而望周之重新，聖人書之，所以承天意也。乃何  
氏謂孔子以春秋當新王，繫宣謝於成周，使若國文黜而新之，此言更爲誣矣。通義云：周之東遷，本在王城，及敬王避子朝之難，  
更遷成周，作傳者據時言之，故號成周爲新周，猶晉徙于新田，謂之新絳，鄭居郭郟之地，謂之新鄭，云爾。傳道此者，言成周雖非  
京師，而先王宮廟有大災變，火爲除舊布新之象，其後敬王果新邑於此，故春秋大之，同於京師，而錄其災也。天道不遠，三五復  
反，向使周人寅畏譴異，修政更始，興宣王之禮樂，則子朝之亂必不作，可以無居新周之事，傳所以深探經旨，上本天意，稱言約  
而取意遠矣。治公羊者，舊有新周故宋之說，新周雖出此傳，實非如注解，故宋傳絕無，又唯穀梁有之，然意尤不相涉，是以晉儒  
王祖游譏何氏黜周王魯，大體乖礙，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爲公羊疾病者也。按新周故宋，見之董生繁露，史公孔子世家，必西漢  
經師相傳之義，孟子所謂罪我者其惟春秋，卽斥新周故宋等義，眞七十子微言大義也，非何氏之剗解，魏晉俗儒不識經師大  
旨，孔氏反祖以非何氏，此孔冲遠譏劉炫所謂蠹生于木，而反食木者也。孔氏於三世已多違舊義，而於三統之義，又全更滅，率  
此以解公羊，其警者之無相與，臧氏本非今文家，置之不足責可也。○注因天至災也。○舊疏云：使周成爲國，與宋齊之屬相似，  
包氏慎言云：春秋何新乎周？曰：孔子一生夢見周公，美周之文，而其作春秋，營王正月，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周之禮制，剗自  
文王，而成於武王，周公言文王以統武王，周公也。周監二代，以成郁郁之文，春秋監周，以爲萬世文章之祖，新周者，揚周之文於  
萬世也。周道傷于厲王，宣王中興，文武之道，燦然復明，平王東遷，所守者宣王之法耳。成周宣謝，宣王方策所藏也。孔子適周，問  
禮老聃，柱下所守，宣王之留貽也。宣榭災，而舊章之存者鮮矣，故孔子有春秋之作，春秋爲後世新王制法，一王初起，皆用先王  
之禮樂，故曰新周。周監二代，春秋監周，殷亦二代，故黜杞故宋，論語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杞宋不足徵，而文獻之可徵者，唯周一姓，不再興，周之不興，於宣謝之火，兆其萌，孔子修史，至  
此而喟然於周道之衰，故不曰京師宣謝火，又不曰王室宣謝火，而特曰成周，周之列國，猶王之爲風也。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

宣謝者。宣宮之謝。樂器藏焉爾。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有能用孔子者。孔子能與文武之道於成周。則雅頌可作。不能用而憲章文武以作春秋。則周之禮樂。不僅爲周之禮樂。而爲萬世之禮樂。周雖亡。猶存也。荀子曰。孔子仁智且不蔽。故學亂術。足以爲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舉而用之。不蔽於成積也。是之謂新周也。云爾。按包氏之論。深得春秋書成周之旨。書成周。明與爲王者。後記災文同。襄九年。宋火。傳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災也。是也。

秋。郟伯姬來歸。〔注〕嫁不書者。爲媵也。來歸書者。後爲嫡也。死不卒者。已棄有更適人之道。或

時爲大夫妻。故不得待以初也。棄歸例。有罪時。無罪月。〔疏〕

左傳云。出也。禮記雜記云。諸侯出夫人。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

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鄭注。器皿。其本所齋物也。律。弃妻畀所齋。范云。爲夫家所遣。○注。嫁不至嫡也。○春秋之例。內女嫁爲諸侯夫人者。皆書如隱二年。伯姬歸于紀。莊二十五年。伯姬歸于杞之屬是也。此郟伯姬出嫁不書。故以爲媵也。按隱七年。叔姬歸于紀。注。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彼亦媵得書者。彼注。媵賤書者。後爲嫡。終有賢行。紀侯爲齊所滅。紀季以鄆入于齊。叔姬歸之。能處隱約。全竟婦道。故重錄之。知此被棄來歸。無賢行。故從媵賤常例不書也。莊二十九年。紀叔姬卒。注。國滅卒者。從夫人行。待之如初。是內女由媵爲嫡。詳其卒葬。從夫人行。此來歸亦書。故知爲嫡也。此伯姬蓋爲他國之媵。若內女姪。則當書嫡之歸。如紀伯姬之屬也。通義云。來歸者。出也。始嫁不書者。容郟子爲世子時歸之。其說亦通。○注。死不至初也。○毛本以誤有。按。此決紀叔姬書卒故也。紀叔姬自莊十二年歸鄆後。能全婦道。故詳其卒葬。此不然。故死不卒。但錄其來歸而已。禮記雜記云。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於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注。行道以夫人之禮者。棄妻致命其家。乃義絕。不用此爲始。是則在道至入時。猶以夫人禮待矣。通義云。已出則失其貴。故後不見卒也。按。孔說非是。禮喪服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國。君者。女子在室期。出嫁大功。諸侯雖絕期。爲

其尊同故服其親服則女子許嫁諸侯而卒則服期可知故僖九年書伯姬卒明當有期之恩也齊衰不杖期章又有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注無主後者人之所哀憐此雖指大夫以下以諸侯不得有無主之事然推無主加服之義則被出而歸雖為夫家所絕而父母兄弟視之似不得竟同絕期之例則被出卒者理合恩錄書卒此鄭伯姬不書卒故何氏云已棄有更適人之道或時為大夫妻故不得待以初也諸侯女嫁於大夫者禮無服為其尊不同故莒慶之叔姬高固之子叔姬皆無卒文也○注棄歸至罪月○有罪時者此書秋是也無罪月者成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是也成八年杞叔姬卒恩錄之明其終于父母全歸道故云無罪益見孔氏已出則失其貴之說非矣

### 冬大有年〔疏〕

詩大雅豐年云豐年多黍多稌箋云豐年大有年也正義宣十六年穀梁傳曰五穀大熟為大有年公羊以為大豐年是也桓三年經書有年穀梁傳五穀皆熟為有年公羊傳曰僅有年彼春秋之文相對而為例他經散文不必然也魯頌曰歲其有年亦當謂大豐年矣按上年傳云則宜於此變矣注言宣公於此天災饑後能受過變寤明年復古行中冬有大有年是宣公省悟後應是而大有年矣通義云稅畝而饑所以譴君也繼饑而旋大有年乃天之愛民也君恆稅之而天又薦饑之則民無生按孔氏此說不值一噓天之愛民原不必因國家重斂加之薦饑惟是孔子書之春秋究何主意抑書以褒天乎亦褒天以貶魯與此皆好為立異而不知其語之駭也

###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疏〕

包氏慎言云正月書庚子月之二十六日也

### 丁未蔡侯申卒〔疏〕

包氏慎言云正月無丁未二月之四日也

###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注〕不月者齊桓晉文沒後先背中國與楚故略之與楚在文十年〔疏〕

注不月至十年舊疏云正以

卒日葬月大國之常例今此蔡侯不月故解之與楚在文十年彼注云楚子蔡侯次于屈貉者是也莊氏存與春秋正詞云屈貉之役左氏以為陳侯鄭伯在焉而又有宋公後至圍子逃歸春秋一切不書主書蔡侯者甚惡蔡也蔡同姓之長而世役於楚自絕諸夏商臣弑父罪大惡極犬彘將不食其餘蓋竊位以來諸侯尙未有與盟會者蔡莊侯首道以搜上國獨與同惡相濟同氣相求不再傳而蔡亦有弑父之禍遂使通春秋唯商臣與般相望於數十年之間若蔡莊侯者所謂用夷變夏者也按蔡自桓二年会鄧懼楚自獻舞獲後棄夏即夷故僖十四年蔡侯肸卒注不月者賤其背中國而附父仇故略之甚也是也終齊桓之世未嘗與盟會事晉文敗楚城濮得臣被戮始與乎踐土溫翟泉之會晉文沒後首道中國以事楚屈貉之次是也故春秋尤賤而略之通義云文公從楚當莊王之世猶為與賢比肸責輕故葬但不月而已肸潰宜絕故不書葬故移不月之文於其卒蔡侯申但責其背中國與楚故書葬而去月以起之非比肸責輕也楚莊之賢春秋亦不得已而與之所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若必使中國君長比而從之非聖人內夏外夷之心也孔氏於屈貉經下採其座主莊侍郎之語是也此又以為比肸責輕何先後之不侔耶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注〕是後邾婁人戕郈子四國大夫敗齊師于鞏齊侯逸獲君道微臣道

強之所致〔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癸卯月之二日劉歆以為三月晦朏元志姜岌以六月甲辰朔不應食大衍是年五月在交限六月甲辰朔交分已過食限蓋誤以今麻推之是歲五月乙亥朔入食限六月甲辰朔入交二

日已過食限大衍是五行志云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慝仄慝則侯王其肅朏則侯王其舒劉歆以為舒者侯王展意顯事臣下促急故月行疾也肅者王侯縮胸不任事臣下弛縱故月行遲也當春秋時侯王率多縮胸不任事故

食二日仄懸十八食晦日朧者一此其效也○注是後至所致○毛本強作彊五行志下之下宣公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邾支解鄆子晉敗王師于貿戎敗齊于鞏按邾婁戕鄆子見下十八年四國大夫敗齊師見成二年齊侯佚獲

見成二

年傳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婁子同盟于斷道〔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己未月之十八日杜云斷道晉地大事表云傳云卷楚一地二名今

沁州東有斷梁城方輿紀要卷城在開封府原武縣西北九里按如左傳文上云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似斷道與卷楚二地卷楚亦不得以卷當之杜云卷楚即斷道固是臆說顧棟高謂在沁州不知何據通義云是盟同欲仇齊而不與信辭者傷中國無伯之甚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注〕稱字者賢之宣公篡位叔肸不仕其朝不食其祿終

身於貧賤故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之謂也禮盛德之士不名天子上大夫不名春秋公子不為大夫者不卒卒而字者起其宜為天子上

大夫也。孔子曰：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疏〕

包氏慎言云：十一月齊壬午，月之十三日。○注稱字者賢之。○穀梁傳其曰公弟叔

肸，賢之也。春秋稱字多賢辭。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傳其稱季友何賢也。亦稱字故也。○注宣公至貧賤。○穀梁傳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以取貴於春秋。注引泰曰：宣公弑，逆故其祿不可受。兄弟無絕道，故雖非而不去。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足以厲不軌。書曰：公弟不亦宜乎。新序節士云：魯宣公者，文公之弟也。文公薨，文公之子赤立爲魯侯。宣公殺子赤而奪其國。公子肸者，宣公之同母弟也。宣公殺子赤，而肸非之。宣公與之祿，則曰：我足矣。何以兄之食爲哉。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其仁厚矣。其守節固矣。故春秋美而貴之。鹽鐵論論儒云：闔廬殺僚，公子札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魯公殺子赤，叔肸退而隱處，不食其祿。虧義得尊，枉道取容，效死不爲也。按：衛侯之弟鱄，去君稱名者，彼注云：刺鱄兄爲疆臣所逐，旣不能救，又移心事剽，背爲姦約。獻公雖復因喜得反誅之，小負未爲大惡，而深以自絕。所謂守小信而忘大義，拘小介而失大忠，故不得與叔肸等也。○注故孔至謂也。○論語泰伯篇文集解包曰：言行當常然，義疏篤信好學者，令篤厚於誠信，而好學先王之道也。守死善道者，寧爲善而死，不爲惡而生。故云守死善道，危邦不入者，謂初仕時也。見彼國將危，則不須入仕也。亂邦不居者，謂我國已亂，則宜避之，不居住也。天下謂天子也。見謂出仕也。何義當亦同，不必以天下爲天子爾。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守死善道，如公弟叔肸、孔父、仇牧、荀息之屬。○注禮盛至不名。○白虎通王者不臣篇云：盛德之士不名，尊賢也。春秋曰：公弟叔肸，又云：不名盛德之士者，不可屈以爵祿也。孟子萬章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故不名也。禮記月令：聘名士，彼疏引蔡注云：名士者，謂其德行貞純，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隱居不在位者也。○注天子至夫也。○桓四年注云：上大夫不名，祭伯是也。白虎通又云：上大夫不名者，貴賢者而已。共成先禮功德，德加於百姓者也。今本脫上大夫三字。隱元年注：天子上大夫字，尊之義也。是天子上大夫亦不名也。公子不爲大夫，卽不見於經，亦不書卒。叔肸不仕其朝，不食其祿，卒而字之，故爲起其宜爲天子大夫也。○注孔子至心焉。○論語堯曰篇文：彼無孔

子曰漢書外戚恩澤侯表注引論語孔子陳帝王之文與滅國云云文選兩都賦序求為諸孫置守冢人表兩注俱引論語與滅國繼絕世逸民傳論注引論語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上俱冠子曰字說苑君道篇武丁思先王之政與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又敬慎篇同以此為武丁事蓋皆述帝王之治不必專斥一人事此主引舉逸民連上述之也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婁人戕鄆子于鄆

戕鄆子于鄆者何殘賊而殺之也〔注〕支解節斷之故變殺言戕戕則殘賊惡無道也

言于鄆者刺鄆無守備小國本不卒故亦不日〔疏〕周禮疏引駁異義鄭君以為左氏宣十八年秋七月邾人戕鄆子于鄆傳曰凡自內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即邾人

戕鄆子是也自弑其君曰弑者晉人弑其君州蒲是也雖他國君不加虐亦曰殺若加虐殺之乃謂之戕取殘賊之義也若自上殺下及兩下自相殺之等皆曰殺殺梁傳戕猶殘也挽殺也周禮疏引鄭氏書梓材注同是戕為殘賊之義也列子說符云遂共

盜而戕之。殷敬順釋文。戕一本作殘。潛研堂答問云。穀梁注。撻謂捶打。亦晉人語。說文無打字。宜何從。曰。此必打之誤。說文打。撞也。打與撞。椽連文。知撞亦有撞擊義。又問。釋文引字林云。木杖。考說文。撻訓木杖。撻訓解撻。卻是兩字。陸似溷爲一。曰。撻殺之。撻本當从木旁。陸引木杖訓之。則陸所見本猶作撻字。隸改从手旁。而唐石經因之。非古本之舊也。按穀梁云。撻殺。與何氏支節斷義殊。其殘一也。五行志。董仲舒。劉向。以爲後。邾支解鄆子。是西漢舊說。故何依用之焉。周禮大司馬云。放弑其君。則殘之。注引王霸記曰。殘滅其爲惡。公羊傳。戕鄆子。于鄆者何。殘而殺之也。惠氏士奇禮說云。殘之者。或焚或輓。春秋戕鄆子。穀梁傳以撻殺。注撻爲捶打。方言謂之撻。關西人呼打爲撻。晉魏河內之北。謂撻爲殘。蓋殘賊而殺之。爲撻殺。證言訓。羿死於桃棗。注。棗。大杖。桃木爲之。以擊殺。羿則似古有是刑。而邾人行之。故春秋書曰。戕。小爾雅亦曰。戕。殘也。蓋邾人假其名以行其虐也。殘乃九伐之正法。豈撻殺之謂哉。董劉以爲支解。解四支。斷骨節。蓋近乎殘矣。殘之言輓也。殺君者輓。古之法也。說者謂起於秦。誤矣。○注支解至道也。○說文肉部。肌。體四肌也。段作支。孟子告子篇。情其四支。易坤文言傳。而暢於四支。是也。說文刀部。解。判也。从刀判牛角。左傳宣四年。宰夫解鼃。莊子養生主。庖丁解牛。是也。支解。卽史記呂后紀。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是漢書陳湯傳。支解人民。注。謂解截其四支也。刑極殘賊。故今律。支解活人者。首犯凌遲。妻子流。亦以惡無道之甚也。杜云。弑戕皆殺也。弑者積微而起。非一朝一夕之漸。戕者卒暴之爲。故春秋變殺言戕也。○注言于至守備。○左疏引賈逵云。邾使大夫往戕賊之。杜氏釋例云。有國之君。當重門設險。而輕近暴客。變起倉卒。亦因事而見戒也。○注小國至不日。○舊疏云。滅例月。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之屬是也。邾婁無道。殘滅人君於其國都。與滅相似。亦宜書日。以責其暴。而不日者。正以鄆爲微國。本不合卒。是以略之。不書其日也。而僖十九年夏六月己酉。邾婁人執鄆子用之。亦是無道。與此相似。而書日者。彼注云。日者。魯不能防正其女。以至於此。明其痛其女禍而自責之。是也。

# 甲戌。楚子旅卒。〔疏〕

穀梁旅作呂。說文。呂。脊骨也。象形。昔太岳爲禹心。呂之臣。故封呂侯。又晉篆文。呂。从肉。从旅。則旅蓋替之省體。卽呂也。呂覽季冬紀。律中大呂。注。呂。旅也是也。包氏慎言云。七月書甲戌。月之九日。

穀梁傳夷狄不卒卒少進也卒而不日之少進也

何以不書葬〔注〕据日而名〔疏〕

注据日而名○舊疏云書日書名一是諸夏大國之例是以弟子因遂責其不與大國例同書葬也

吳楚之君不

書葬辟其號也〔注〕旅即莊王也葬從臣子辭當稱王故絕其葬明當誅之至此卒者因其

有賢行〔疏〕

禮記坊記云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注楚越之君僭號稱王不稱其喪謂不書葬也春秋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僭號也今本無僭字蓋鄭所据本異或鄭以意加也楚世家云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

諡乃立其長子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蓋僭王在夷王時矣自熊通自立為武王後始世僭號耳吳世家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故皆不書葬明其宜絕也○注旅即莊王也○楚世家穆王十二年卒子莊王侶立左傳序莊王立

文十四年○注葬從至誅之○包氏慎言云按絕葬明誅言當膺顯戮也穀梁傳曰變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弑君不葬滅國不葬僭號失德之大者同之弑君滅國日是亦當殺當滅焉而已杜云吳楚之葬僭而不典故絕而不書同之夷蠻以懲求名之僞

按坊記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示民有君臣之別五等諸侯卒皆稱爵葬者臣子之事故一例從尊稱公若吳楚書葬則宜書葬吳某王葬楚某王與周王號嫌矣故絕其葬若無臣子辭以示誅絕春秋正名之嚴也包氏說極為切實杜氏注尤隔膜之論也

○注至此至賢行○文十八年秦伯罃卒彼注云秦穆公也至此卒者因其實按楚自莊世書荆入僖世始書楚所傳聞世諸夏猶其外數故楚君不得見經商臣弑父之賊又在誅絕之列故至莊王書卒亦因其可進而進之義也先儒以秦穆楚莊合齊桓

晉文宋襄為五霸以其為春秋之所與故也

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包氏慎言云：十月書壬戌，月之二十八日。

歸父還自晉，至櫜，遂奔齊。

左氏櫜作筮，釋文云：本作櫜，亦作打，按彼引徐音勅，貞反，則亦作櫜矣。杜云：筮，魯竟也。

還者何，善辭也。

通義云：善曰還，不善曰復。杜云：大夫還，不書春秋之常也。今書歸父還奔，善其能以禮退。

何善爾，歸父使於晉。

如晉是還自晉，至櫜，聞君薨，家遣。

注家為至故也。○左

傳：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嫡立庶，以失大援，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成十五年傳云：公子遂殺叔仲惠伯，殺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

叔仲惠伯之事，孰為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於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是君薨家遣事也。

壇帷。

重形。

注：婦地，至云爾。○校勘記云：釋文注作婦地，此从手旁，非公羊問答。此於經有據乎？曰：說文云：壇，野土也。東門之

三壇同壇之類也。按襄二十八年左傳：舍不為壇，疏引服虔本作壇，解云：除地為壇。王肅本作壇，而解云：除地坦坦，則亦讀如壇矣。韓詩傳作東門之壇，據詩釋文正義，似毛詩本作壇，而諸家解從壇，蓋假壇為壇也。定本即作壇矣。說文說壇字云：壇，祭場也。

祭場則掃地去草矣。蓋二字可通用也。左傳注：除地為壇。而張帷。左傳作壇也。焦氏循左傳補疏云：壇字釋文音善。曲禮：踰竟為壇位。注：壇位，除地為壇。釋文亦音善。周禮大司馬：暴內陵外則壇之。注：壇讀如同壇之壇。鄭司農讀從憚之，以威之。憚，書亦或為壇。釋文：壇，依注作壇。金縢：三壇同壇。祭法：一壇一壇，是除地為壇。封土為壇。二字自別，而壇音近，得相通借。故詩東門之壇，一作東門之壇。毛詩解為除地，叮叮則壇是，而壇借。此傳借壇為壇。同按：齊俗名之。何氏以方言釋之也。焦說明晰。○注將袒至重形。○禮記檀弓云：尸未設飾，故帷堂。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然鄭注云：斂者動搖尸，帷堂為人褻之。言方亂非也。似帷為死者設，其殯後又有帷。檀弓云：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注：禮朝夕哭不帷，蓋朝夕哭當暫去帷，以見殯殊而敬姜哭穆伯不去帷，故記以為非古也。此歸父在外，或設帷為將袒踊為一時權禮與。

三日五哭踊之禮。禮臣為君本服斬衰，故成踊。比二日朝莫哭踊，三日朝哭踊，莫不復哭踊，去事

之殺也。〔疏〕

注：踊，辟至母矣。○禮記檀弓云：辟踊，哀戚之致也。有算為之節文也。注：算，數也。疏：撫心為僻，跳躍為踊。孝子喪親，哀慕至憊，男踊女僻，是哀痛之至也。說文走部：趨，喪僻趨。段注云：今禮經禮記皆作踊。足部曰：踊，跳也。

是二字義殊也。左傳：曲踊三百。踊于幕庭之類，皆从足。若即位哭三踊而出之踊，當从走。撫心為僻，跳躍為趨。辟，段借也。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也，何常聲之有？注：言若小兒亡母啼號，安得常聲乎？所謂哭不偯，故云如嬰兒之慕母也。左傳：即位哭三踊而出。注：依在國喪禮設哭位。公薨故。○注：成踊至殺也。○三日五哭禮。見禮記奔喪篇。奔喪注云：三日五哭者，始聞喪訖，夕為位，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不五朝哭，而數朝夕備五哭而止，亦為急奔喪。已私事當畢，亦明日乃成服。凡云五哭者，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正義：謂初聞喪為一哭，明日朝夕二哭，又明日朝夕二哭，總為五哭。所以三日為五哭者，為急欲奔喪，以已私事須營早了，故三日而五哭止也。以歸父在外，因家遣不能歸國，故行變

禮。但三日五哭踊。如奔喪禮也。成踊者。士喪禮注。成踊三者三。疏云。凡九踊也。檀弓疏。若不裁限。恐傷其性。故辟踊有算。爲準節。文章準節。其事不一。每一踊三跳。三踊九跳。都爲一節。士舍死日三日而殯。凡有三踊。初死日襲。襲而踊。明日小斂而踊。又明日大斂。大斂又踊。凡三日爲三踊也。大夫五踊。舍死日四日而殯。初死日一踊。明日襲。又一踊。至三日小斂。朝一踊。至小斂時。又一踊。至四日大斂。朝不踊。當大斂時。又一踊。凡四日爲五踊。諸侯七踊。舍死日六日而殯。初死日一踊。明日襲。又一踊。至三日小斂。朝一當小斂時。又一。四日無事。一五日又一。至六日。朝不踊。亦當大斂時。又一。凡六日七踊。周禮王九踊。舍死日八日而殯。死日一。明日襲。一其間二日爲二。至五日小斂爲二。其間二日爲二。至八日大斂。則其朝不踊也。大斂時又一。凡八日九踊。故云。爲之節文也。故雜記云。公七踊。大夫五踊。士三踊。注。謂死及小斂大斂而踊。君大夫士也。則皆三踊矣。君五日而殯。大夫三日而殯。士二日而殯。士小斂之朝不踊。君大夫大斂之朝乃不踊也。然何氏云。比三日。朝哭莫不哭。則三日四哭。與五哭踊不合。或何氏之三日。蓋三日後禮與。又喪大記云。鋪絞紼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紼踊。則踊節有七。孔氏謂士小斂一踊。大夫諸侯小斂朝夕各一踊。大斂止斂時一踊之說。恐非。按奔喪禮云。至于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卽位。西鄉。哭成踊。襲經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於又哭。括髮。袒。成踊。于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奔母之喪。如奔父喪禮。於又哭。不括髮。臣爲君斬衰。似三哭。皆括髮。奔喪又云。聞喪不得奔喪。乃爲位。括髮。袒。成踊。襲經。絞帶。卽位。又凡爲位者。壹袒。然則歸父。惟壹袒與。又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注。謂哭其舊君。未知歸父之哭。宜公爲舊君以否。

### 反命乎介〔注〕因介反命禮。卿出聘。以大夫爲上

### 介以士爲衆介〔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成十五年傳。作反命于介。左傳云。復命於介。○注。因介反命。○杜云。介。副也。將去。使介反命於君。疏。聘禮。復命之禮云。公南鄉。使者執圭。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某君

受幣于某宮。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若聘君薨于後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子卽位。不哭。辯。復命。如聘。子臣皆哭。與介入。北鄉。哭。出。袒。括髮。入門右。卽位。踊。是君之存亡。皆有復命之禮。今身將出奔。不復親自復命。故立介於位。介當南面。

歸父於介前北面執圭復命既復命之後北面哭乃退括髮訖前即位北面哭三踊而出以復命之語語介使知令介以此言告於殯也○注禮卿至衆介○禮聘禮云遂命使者注聘使卿使者再拜稽首辭君不許乃退又云既圖事戒上介亦如之蔡氏德晉儀禮本經云上介大夫爲之所以副使者或聘使有故則上介攝其事是其任亦重故亦稽首辭如使者也又云宰命司馬戒衆介衆戒皆逆命不辭注衆介者士也士屬司馬周禮司馬之屬司士掌作士適四方使爲介

自是走

之齊〔注〕主書者善其不以家見逐怨懟成踊哭君終臣子之道起時莫能然也言至檉者善

其得禮於檉言遂者因介反命是也不待報罪也遂弑君本當絕小善錄者本宣公同篡之人又

不當逐不日者伯討可逐故從有罪例也〔疏〕

注主書至然也○左傳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杜云大夫還

○注言至至於檉○穀梁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未畢者未復君命也自晉明聘事畢故書于檉見其得禮於檉也○注言遂至罪也○鄂本罪作非大夫無遂事歸父不待報而去臣節究有未盡故書遂以責之○注遂弑至當逐○校勘記云鄂本遂作逐誤又不當逐鄂本同閩監毛本又誤父遂弑君之賊宜絕其世錄歸父小善以遂固宜討宣公非討遂之人故晉惠殺里克僖十年傳曰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衛獻公殺甯喜雖爲晉執之猶不得爲伯討故襄二十七年從君殺大夫例不與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同文也○注不日至例也○舊疏云凡內大夫出奔例無罪者日即襄二十三年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婁昭十二年冬十月公子整出奔齊之屬是也今此歸父亦無罪不日者正以仲遂弑君其家合沒但與宣公同謀魯人不合逐之若作伯討之時歸父可逐故從有罪之例按舊疏引臧孫紇公子整一明有罪一明無罪也歸父雖無過失然弑君之子本不合存故從伯討以張義如仲遂者固宣天下有能力討則討之者也春秋雖惡惡止其身然遂之罪未比尋常魯

123  
v. 11

人此逐即以其父弑君逐之故不得全同無罪例也通義云不日者無罪也以歸父公子整與敖紇較之可決內大夫出奔有罪日無罪不日例與何義乖

公羊義疏 四十九



一二九七

國家圖書館



004758737



公羊義疏五十

成元年

盡二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成公第七〔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成公第八卷七左傳釋文成公名黑肱宣公子魯世家宣公卒子成公黑肱立是為成公左疏云穆姜所生以定王十七年

即位諡法安民立政曰成釋例曰計公衡之年成公又非穆姜所生不知其母何氏也按襄二年傳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為宣夫人與成夫人與則公羊不必以成公為穆姜子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疏〕

包氏慎言云二月書辛酉月之二十九日

無冰〔注〕周二月夏十二月尚書曰舒恒燠若易京房傳曰當寒而溫例賞也是時成公幼少季

孫行父專權而委任之所致〔疏〕

注周二至二月〇杜云周二月今之十二月穀梁傳終時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也終無冰矣加之寒之辭也疏引欒信徐邈並云十二月最為寒甚之

時故特於此書之范云周二月建丑之月夏之十二月也此月既是常寒之月於寒之中又加甚常年過此無冰終無冰矣校勘記云此本原刻周二之二缺上畫翻刻本遂改為周正月夏十一月閩監毛本承其誤按紹熙本作周二月夏十二月〇注尚書

至燠若○嘗洪範文也。釋文尙書作豫奧。本又作燠。於六反。煖也。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段玉裁云。僞孔本作豫。鄭王本作舒。羣經音辨引作舒。常奧若云。何休讀今本作燠。按音辨恒作常。避宋諱也。五行志中之下。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愆。厥咎舒。厥罰恒。奧亦作燠。又云。庶徵之恒奧。劉向以爲春秋亡冰也。小奧不書。無冰然後書。舉其大者也。按書疏引鄭王本。皆作舒。鄭云。舉遲也。王肅云。舒。惰也。尙書大傳作茶。茶亦舒。玉藻。諸侯茶是也。僞孔作豫。徐仙民故讀從舒也。論衡寒溫篇。洪範庶徵曰。急恒寒若。舒恒燠若。荀悅漢高后紀。人君急則日晷進而疾。舒則日晷退而緩。故曰急恒寒若。舒恒燠若。今本漢紀作豫。淺人改之也。上文明以急舒對舉。惠紀亦有厥咎急。厥咎舒之語。可證也。經義雜記。尙書厥民隩。五帝本紀作其民燠。蓋古文尙書作奧。今文尙書作燠也。釋文引馬云。煖也。是馬從今文讀。何氏今文之學也。引尙書作恒奧若。是今文燠亦作奧。○注易京至賞也。○校勘記云。諸本同。按例當作倒字之誤也。此本疏云。凡爲賞罰。宜出君門。而臣下行之。故曰倒賞也。可證。閩監。毛本亦誤作例賞矣。襄二十八疏引作倒置。置字誤。倒字不誤。按紹熙本作倒賞。不誤。五行志又云。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无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禮。失在舒緩。故其咎舒也。卽倒賞之義也。志又引京房易傳曰。祿不遂行。茲謂欺。厥咎奧。雨雪四至而溫。臣安祿樂逸。茲謂亂。奧而生蟲。知罪不誅。茲謂舒。其奧夏則暑殺人。冬則物華實。重過不誅。茲謂亡徵。其咎當寒而奧六日也。按洪範云。唯辟作福。唯辟作威。此經舊疏引鄭注云。此凡君抑臣之言也。作福。專慶賞。作威。專刑罰。書又云。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鄭注云。害于汝家。福去室。凶于汝國。亂下民是也。○注是時至所致。○五行志又云。董仲舒以爲方有宣公之喪。君臣無悲哀之心。而炕陽作丘甲。劉向以爲時公幼弱。政舒緩也。又云。一曰水旱之災。寒暑之變。天下皆同。故曰無冰天下異也。成公時。楚橫行中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晉敗天子之師于貿戎。天子皆不能討。按何氏之說。同子政。知成公幼少者。下十六年不見公傳。曷爲不恥。公幼也。左傳成二年。公衡爲質。杜云。公衡。成公子。計已有子爲質。則成公時應三十餘矣。則左氏不以爲幼。然公至十四年始娶。則公羊之說信矣。行父專權。自仲遂卒後始。魯世家於宣公初立云。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彊。明魯君失政於宣初。遂卒後季氏日彊大也。

三月作丘甲。

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丘使也。〔注〕四井為邑。四邑為丘。甲。鎧也。譏始使丘民作鎧也。

古者有四民。一曰德能居位曰士。二曰辟土殖穀曰農。三曰巧心勞手以成器物曰工。四曰通財

粥貨曰商。四民不相兼。然後財用足。月者重錄之。〔疏〕

注四井至為丘。○周禮小司徒文也。彼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

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鄭注。九夫為井者。方一里。四井為邑。方二里。四邑為丘。方四里。四丘為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積百井。乃百夫。其中六十四井出田稅。四甸為縣。縣方二十里。四縣為都。方四十里。詩疏引服虔云。司馬法云。四邑為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備具。謂之乘馬。杜云。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魯顧氏炎武杜解補正云。杜云。丘出甸賦。驟增三倍。恐未必然。周制。四丘為甸。旁加一里為成。共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則丘得十八人。不及一甲。今作丘甲。令丘出二十五人。一甸之中。共出百人矣。沈氏欽韓云。顧說是矣。而未得其證。蓋一甸之中。本出甲士三人。今令出甲士四人。則丘出一甲也。知者以杜牧引司馬法云。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漿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輕卒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百人為一隊。則李衛公問對引曹公新書同。然古制惟七十二人。其廩養之役。皆在步卒七十二人之中。今司馬法。百人為一隊。則丘出二十五人。當一丘而一甲也。車兼輕重。則一甸又出二乘也。司馬法本於穰苴。是春秋之中。皆用丘甲之法。而晉楚諸國可知矣。李衛公問對。楚二廣之法。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是丘出甲又不止一矣。按沈氏之說。本孔氏通義云。始丘使者。言始

不甸使也。周制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使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今使丘出一甲，則甸有甲士四人，率三甸而增一乘，是也。與顧說亦大同也。○注甲鎧也。○周禮序官司甲注甲，今之鎧也。禮記曲禮獻甲者執冑注甲鎧也。廣雅釋器甲鎧也。○注譏始至鎧也。○穀梁傳云作爲也。丘爲甲也。丘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又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丘作甲非正也。此云譏使丘民作甲，下備引四民不相兼之說，似與穀梁合。考周禮有司甲其職雖闕，考工函人之職甚詳。司兵云掌五兵五盾以待軍事，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其受兵輸亦如之。注兵輸謂師還，然則戈盾弓矢師出頒之，師入還之，皆掌於官，民不自備。意甲亦然。今使丘民自出甲，故譏之。管子乘馬云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一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人，白徒三十人，彼一乘卽一甸，一馬卽一丘。蓋丘甲之制早行之齊，魯從而放之，與其實井邑丘甸皆出甲，而獨舉丘者，舉丘以該井甸等，然則丘民猶言邑民鄉國民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杜謂丘出甸賦信乎抑否乎曰不然。司馬法以田賦出兵，其法本於春秋行於戰國，非周禮也。丘甲始作於齊桓之伯，桓公以此行之于齊，故成公亦以此行之於魯。管子云一乘之地方六里，原注六當爲八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一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人，然則丘出一馬七甲，甸四之，出四馬二十八甲。古制丘有馬無甲，今使一丘作七甲而已，安得又有長轂一乘，戎馬四匹，且甲士步卒戈楯皆具，而猥云丘出甸賦乎。杜以司馬法注春秋，往往不合多類。此劉氏逢祿解詁箋云何氏依穀梁解之，左氏服注引司馬法云丘有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爲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杜云甸所賦令丘出之，譏重斂，故書似與經傳意合。然何氏本孔孟家法，以大國地方百里，出車千乘，故云十井而賦一乘。若司馬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又云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與諸侯百里千乘之制不合。此據天子畿內千里出車萬乘言之。馬融以十同之地，開方爲三百一十六里有奇，皆周官家言，故何氏不取也。然如何義四邑爲丘，使一丘農民皆作甲，以農爲工，失其本業，似亦與情事未協。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丘衆也，孟子盡心得乎丘民，而爲天子。莊子則陽篇丘里者合十姓百民，以爲風俗也。釋名曰四邑爲丘，丘聚也，皆衆之義，或以解此。然衆民作甲曰作丘甲，亦不辭。何氏云

譏始使則自後常行之矣。左傳云：初稅畝，言初，此不言初者，此備齊難，暫爲之耳，非是終用，故不言初。按此如哀十二年之用田賦，不言初耳。何所見暫爲之耶？民以食爲本，稅畝害什一之中正，故於彼特重錄之也。○注古者至用足。○穀梁傳云：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注：學習道藝者。又云：有商民，注：通四方之貨者。又云：有農民，注：播殖耕稼者。又云：有工民，注：巧心勞手，以成器物者。國語齊語云：四民者，勿使雜處。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令夫工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且莫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乘以功。令夫商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輶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粥貴，且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令夫農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耨芟，及寒擊藁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耨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耩，以且莫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襁屨，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呂覽上農篇：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三官謂農、工、賈。六韜云：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其鄉，則穀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無亂其鄉，無亂其俗，義皆同。校勘記：出通貨財曰商。云：國監毛本作通財，粥貨曰商。釋文：粥貨，羊六反。此脫。按：紹熙本有粥字，此言四民不可相兼之義。漢書刑法志云：魯成公作丘甲，春秋書而譏之，以成王道。師古注：用服說。又曰：一說別令人爲丘作甲也。士農工商四類異業，甲者非凡人所能爲，而今作之，譏不正也。卽公穀說：然爲丘作甲，語亦未明。○注月者重錄之。○舊疏云：欲道宣十五年秋初稅畝，哀十二年春用田賦，皆書時，今書月，故如此解。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注〕時者謀結鞏之戰不相負也。後爲晉所執，不日者執在二

年外尋舊盟後，非此盟所能保。〔疏〕

杜范並云：赤棘，晉地。○注時者至負也。○舊疏云：正以春秋之義，大信書時故也。鞏之戰在下二年。○注後爲至能保。○舊疏云：春秋之義，不信者日，故

如此解。後為晉所執者。即下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是也。執在三年外。尋舊盟後。即下三年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丙戌。及荀庚盟。傳云。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是。

###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疏〕

漢書劉向傳。五行志。並作貿戎。左氏作茅戎。古茅貿同部。段借字。汪氏中經義知新錄云。荀子禮論云。薦器則有整而無繼。注。整之言蒙也。冒也。按。整蒙。冒語之轉。左氏傳。茅戎。公

羊作貿戎。方輿紀要。大陽津在陝州西北三里。黃河津濟之處。志云。津北對茅城。按。三里蓋三十里之誤。今茅津渡是也。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茅戎蓋西羌之入居中國者。鄭角弓箋云。髦。西夷別名。括地志。岷洮等州以西為古髦國。今疊宕以西。松當悉靜等州以南。皆是。於今松潘廳及疊溪營地。

### 孰敗之。蓋晉敗之。〔注〕以晉比侵柳圍郊。知王師討晉而敗之。〔疏〕

注以晉至敗之。○侵柳者。宣元年冬。晉趙穿帥師侵

柳。傳。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為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是也。圍郊者。昭二十三年。晉人圍郊。傳云。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為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是也。正以往前侵柳。已犯天子。在後圍郊。復犯天子。二經之間。天子敗績。據上下更無餘國犯王。故知是天子討晉而為所敗也。繁露王道云。晉至三侵周。與天王戰于貿戎。而大敗之。漢書劉向傳。周室多禍。晉敗其師于貿戎。伐其郊。是也。貿戎去洛陽二百里。地近于晉。故以為晉敗也。穀梁傳亦曰。然則孰敗之。晉也。

或曰貿戎

### 敗之。〔注〕以地貿戎故。〔疏〕

注以地貿戎故。○舊疏云。蓋晉侯不臣。知王討之。逆往敗之。亦何傷。按傳載或說。即左氏義也。於晉無涉矣。何云以地貿戎故者。謂春秋書地於貿戎。故或如此說也。左

傳。劉康公微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不聽。遂伐茅戎。三月。敗績于徐吾氏。是也。通義云。以不月日言之。或說是也。所聞之世。詐敗于戎狄。與詐敗戎狄同例。

然則曷為不言晉敗

之〔注〕据侵柳圍郊言晉王者無敵莫敢當也〔注〕正其義使若王自敗于賀戎莫敢

當敵敗之也不日月者深正之使若不戰〔疏〕

穀梁傳云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為尊者諱敵不諱敗注諱敵使莫二也不諱敗容有過否舊疏云春秋之義託魯為王而使舊

王無敵者見任為王甯可會奪正可時時內魯見義而已○注正其至之也○五行志下之上云天氣不言五行沴天而曰日月亂行星辰逆行者為若下不敢沴天猶春秋王師敗績于賀戎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為文尊尊之應也劉歆云皇極傳曰有下體生土之疥說以為下人伐上天誅已成不得復為疴云鹽鐵論世務云春秋王者無敵言其仁厚其德美天下賓服莫敢受交也注淮南王安曰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皆正其義之義通義引穀梁傳語又引劉歆曰莫敢當其言敗績何天下之勢大矣非有能敗王之師者也王自敗也○注不日至不戰○舊疏云春秋之例偏戰日詐戰月故如此解

冬十月

二年春齊師伐我北鄙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疏〕

包氏慎言云据歷丙戌為五月二日四月無丙戌也

杜云新築衛地大事表云今大名府魏縣南二十里有新築城方輿紀要云葛孽城在大名府魏縣西南二十里趙成侯及魏惠王遇于葛孽即此地今其地又有築亭顧棟高直以為新築按趙世家作葛孽紀要又云葛孽城在廣平府肥鄉西寰宇記又作

葛築地  
與衛遠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

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癸酉月之八日杜云鞏齊地大事表云  
通典云鞏在平陰縣東今從高氏之說取近志謂鞏即古之

歷下城即今濟南府治之歷城縣沈氏欽韓云按地志不載沂水雜記沂水縣北一百里有將軍峴西南有鞍山非此鞍也名勝  
志鞏城在平陰縣東按傳文鞏地當在濟南府歷城山東通志鞏在歷城縣西北十里華山下今按左傳云三周華不注齊師敗  
績則在歷  
城者信

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注〕据羈無氏〔疏〕

釋文公子手一本作午左氏作首古手首通宣二  
年左傳趙盾士季見其手釋文手一本作首禮大

射儀相者皆左何瑟後首注古文後首爲後手士喪禮魚左首注古文首爲手潛研堂金石跋尾卯敦銘拜手增手即稽首是也  
經義雜記云沈文何引穀梁傳曹公子首匾今本作曹公子手僕按大射儀注古文首爲手穀梁釋文亦作手則手爲假借字首  
爲正字古本穀梁作首與左傳同公羊一作午者手字形近之譌○注据羈無氏○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陳傳曹  
羈者何曹大夫也注以小國知無氏爲大夫則小國例無大夫有者名氏不具故羈不氏也此稱公子故据以難

憂內也

〔注〕春秋託王于魯因假以見王法明諸侯有能從王者征伐不義克勝有功當褒之故與大

夫大夫敵君不貶者。隨從王者大夫。得敵諸侯也。不從內言敗之者。君子不掩人之功。故從外言戰也。魯舉四大夫。不舉重者。惡內多虛國家。悉出用兵。重錄內也。〔疏〕

通義云。曹以內被齊難。遣大夫助戰。故善而錄之。繁露觀德云。

曲棘與鞏之戰。先憂我者見賢是也。○注春秋至大夫。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注美其得正義也。故以從王征伐錄之。蓋起時天子微弱。諸侯背叛。莫肯從王者征伐。以善三國之君。獨能尊天子死節。是諸侯從王征。不義克勝當美之事也。此託王於魯。諸侯能為內憂。與從王者征伐無異。故假以見王法。桓五年是其事。此其義也。與彼同。亦得正。故與曹有大夫也。○注大夫至侯也。○僖二十八年。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傳云。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大夫不敵君也。注。臣無敵君之義。故絕正也。然則彼以大夫敵君貶。此以隨從王者大夫。有得敵之義。故不貶也。解此以決彼稱人故也。又宣十二年。書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郟。彼傳云。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注。不與晉而反與楚子為君臣之禮。以惡晉。然則得臣書人。以明不敵之義。林父書名氏。所以惡晉也。以無王者大夫故也。○注不從至戰也。○校勘記。不從內言敗之者。此本敗誤敵。今訂正。按。紹熙本正作敗。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注。春秋託王於魯。戰者敵文也。王者兵不與諸侯戰。戰乃其已敗之文。故不復言師敗績矣。然則此若從魯為文。不得言及齊師戰于鞏。宜如僖元年。公子友敗莒師于擘之例矣。此因從外。故言戰。為君子不掩人之功故也。桓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傳。內不言戰。此其言戰何。從外也。亦此不掩人功之義也。通義云。從外不從日者。先日者。前定之期也。緩辭也。後日者。非前定之期也。急辭也。龍門急而鞏緩也。義或然也。龍門之戰。何云。明當歸功紀鄭言戰。則此亦歸功于晉衛曹。故言戰也。○注魯舉至內也。○左傳疏云。魯於聘與盟會。雖二卿並行。止書一使。至於行師用兵。則並書諸將。此書四卿。昭定之世。或書三卿。或書二卿。皆謂重兵故書之。其他國唯書元

師詳內略外也。按孔氏此疏頗得公羊微旨。通義云：內舉四大夫者，時未作三軍，蓋季孫將上軍，臧孫將下軍，僑如、嬰齊為二軍之佐也。使舉上客而軍將列數之者，重師也。於他國則唯言元帥，錄內略外之義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疏〕

包氏慎言云：七月書己酉，月之二十六日。杜云：穀梁曰：去齊五百里，袁婁去

齊五十里。正義曰：齊之四竟不應過遙，且鞍已是齊地，未必竟上之邑，豈得去齊有五百里乎？穀梁又云：壹戰綿地五百里，則是甚言之耳。釋例土地名，鞍與袁婁並闕，不知其處遠近，無以驗之。按左傳作爰婁，袁爰通。大事表云：公穀二傳並為近郊之辭。張氏洽因曰：臨淄縣西有袁婁，蓋亦約略之語耳。或曰：在淄川竟，穀梁傳亦作爰婁。博物志：臨淄縣西有袁婁，一統志因云：袁婁在青州府臨淄縣西。按臨淄更在青州東，與鞏地似更遠矣。

君不使乎大夫。〔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闕。按君不下似脫行字，當補正。解云：春秋謹於別尊卑，理嫌疑，故絕去使文，以起事張例，則所謂君不使乎大夫也。者是則疏本有行字。又隱六年疏兩引君

不行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注〕据高子來盟，魯無君，不稱使，不從王者大夫稱使者。閔元年疏引同。

實晉郤克為主，經先晉，傳舉郤克是也。〔疏〕

注据高至稱使。○閔二年齊高子來盟，傳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注時閔公弒，僖公未立，故正其義，明君臣無相適之道也。彼以我無君

故彼不稱使，明君不行使大夫之義。此皆大夫也。齊侯稱使，故据以難。○注不從至是也。○舊疏云：經先晉，謂未戰之時，經言及晉侯盟于赤棘是也。傳舉郤克，即下傳云：師還齊侯，晉郤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之屬是也。或者言先晉正謂會晉郤克是也。何者？序四大夫乃言會晉郤克，則似郤克在是，而四大夫往會之，猶如宣元年宋公陳佚獲也。〔注〕佚獲者，已獲侯以下會晉師于斐林伐鄭然。按前說是也。若如後說，注當云：經傳皆先舉晉郤克也。

而逃亡也。當絕賤。使與大夫敵體。以起之。君獲不言師敗績。等起不去師敗績者。辟內敗文。〔疏〕

注佚獲至亡也。○釋文佚。一本作失。莊子書皆以失為佚。漢書地理志。漢中淫失。謂淫佚也。杜欽傳。或三四年言失欲之生害也。

謂佚欲也。主父偃傳。齊王內有淫失之行。謂淫佚之行也。游俠傳。道行淫失。謂行淫佚也。九經古義云。古佚字皆作失。佚又與逸

通。尚書無逸。漢石經作佚。春秋經曰。肆大眚。穀梁曰。肆。失也。失猶佚也。佚與逸同。謂逸囚。按漢石經。無逸之逸。作効。桓八年左傳。

隨侯逸。注。逸。逃也。荀子宥坐云。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注。逸。奔逸也。國語鄭語。以逸逃於褒。韋注。逸。亡也。廣雅釋詁。逸。去也。

皆與逃亡義近。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注當絕至起之。○包氏慎言云。國君被獲。辱社稷也。絕奪其位。按僖十五年。獲晉侯。

注。書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皆當絕也。莊十年傳。蔡侯獻舞。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獲也。繁露竹林云。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順天理。

以至尊為不可以生於大辱。大羞。故獲者絕之。以至辱為不可以加於至尊大位。故雖失位。弗君也。已在國反位矣。而春秋猶有

不君之辭。況其溷然方虜耶。其於義也。非君定矣。若非君。則丑父何權矣。是其絕賤不君。故使與大夫敵體也。春秋為內諱。故隱

六年。鄭人來輸平。傳。然則何以不言戰。諱獲也。然猶稱人以起之。彼注云。稱人國共辭者。嫌來輸平。獨惡鄭。明鄭擅獲諸侯。魯不

能死難。皆當絕是也。○注君獲至敗文。○僖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傳。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

績也。注。舉君敗為重也。然則此若去師敗績。以起齊侯見獲。則當但言季孫行父以下。及齊侯戰于鞏。不言齊師敗績。又嫌與內

敗文同矣。何者。春秋王魯。內不言戰。言戰乃敗。桓十年。齊人衛人鄭人來戰于郎。是也。故直書行使乎大夫起之。所以辟內敗之

交故也。其佚獲奈何。師還齊侯。〔注〕還。繞。〔疏〕

注還繞。○廣雅釋詁云。旋。還也。華嚴經音義引切韻同。文選注引字林云。旋。回也。史記日者傳。旋式正基。索隱

也。旋轉也。轉旋皆繞義也。左傳。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

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是還繞義也。晉卻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

公羊義疏 五十

〔疏〕

周禮考工記冶氏云。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銜。注。戟。今三鋒戟也。釋名釋兵云。戟。格也。傍有枝格也。左傳隱十一年。子都拔棘以逐之。注。棘。戟也。禮記明堂位。越棘。注。棘。戟同。是也。說文作戟。逡者。說文

系部。復也。玉篇。退也。卻也。莊子田子方篇。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蓋卻退之義也。再拜稽首者。白虎通姓名篇。人所以相拜者。何以表情見義。屈節卑體。尊事人者也。拜之言服也。所以必再拜何。法陰陽也。尙書再拜稽首也。必稽首何。敬之至也。頭至地何。以言首謂頭也。禮曰。首有瘍則沐。所以先拜手後稽首何。各順文質也。尙書曰。周公拜手稽首。周禮大祝疏云。軍中得拜者。公羊之義。將軍不介冑。故得有拜法。通義云。禮。介者不拜。而今再拜稽首者。重難執獲人君。故爲加恭。舊疏云。禮。介者不拜。而卻克再拜者。蓋齊師已敗。行賓命之禮。投戟之後。得再拜矣。若當戰時。將軍有不可犯之色。甯有拜乎。按舊疏與孔說相兼。乃備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成十六年左傳。卻至衣韎韋之跗。注。或將軍不介冑與。逢丑父

者。頃公之車右也。〔注〕人君驂乘。有車右。有御者。〔疏〕

校勘記。出逢丑父。云唐石經。諸本同。鄂本逢作逢。誤。按逢姓之逢。从夆。不从夆。諸家說多

誤。今按。紹熙本亦作逢。左傳校勘記云。閩本逢作逢。非也。段玉裁云。字从夆。逢丑父。逢伯陵。逢蒙。皆薄紅反。東轉爲江。乃薄江反。宋人廣韻。改字从夆。薄江切。殊謬。不可從。齊世家。陳于鞍。逢丑父爲齊頃公右。左傳。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注。人君至御者。○漢書文帝紀。乃令宋昌驂乘。師古曰。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處車之右。以備傾側。是以戎事則稱車右。其餘則曰驂乘。驂者。三也。蓋取三人爲義耳。其兵車之法。則詩鄭風清人云。左旋右抽。中軍作好。鄭箋云。左二人。謂御者。右軍右也。中軍爲將也。左傳云。卻克將中軍。解張御。鄭氏緩爲右。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是卻克爲將。在鼓下也。又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張侯卽解張。張侯傷手。而血染左輪。是御者在左也。人君兵車。或亦如此也。

面

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注〕禮。皮弁以征。故言衣服相似。頃公有負晉魯之

心故特異丑父備急欲以自代〔疏〕

禮記坊記注僕右恆朝服君則各以時事唯在軍同服爾疏引此傳云奎之戰逢丑父為齊頃公車右也衣服與頃公相似是在軍同服也按左傳僖五

年云均服振振杜云戎事上下同服又成十六年左傳有韎韐之跗注疏在軍之服其色皆同所謂均服振振上下同色也郤至與衆同服所以獨見識者禮法雖有此服軍士未必盡然則大夫以上服或與士不同與蓋車右與君將衣服無不似特異逢丑父以其面目相似耳○注禮皮至相似○白虎通三軍云王者征伐所以必皮弁素幘何伐者凶事素服示有悽愴也伐者質故衣古服禮曰三王共皮弁素幘服亦皮弁素幘又招虞人以皮弁知伐亦皮弁按知伐亦皮弁當作知田獵亦皮弁詩六月疏引孝經注田獵戰伐冠皮弁昭二十五年注云皮弁以征不義韓詩傳亦有是語蓋皆今文家說其周禮弁師云凡兵事章弁服蓋古文家說也○注頃公至自代○舊疏云即下傳云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則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逆跛者眇者逆眇者是也校勘記出故特異丑父備急閩監本同蓋誤宋本毛本巽作選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選巽蓋選之壞字耳按頃公選丑父備急自代爾似與負晉魯之心無涉也

代頃公當左〔注〕升

車象陽陽道尙左故人君居左臣居右〔疏〕

齊世家云遂復戰齊急丑父恐齊侯得乃易處頃公為右左傳云逢丑父與公易位晉世家傷困頃公頃公乃與其右易位○注升車至

居右○御覽引五經要記云國君及元戎率軍將在中央當鼓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執戈在後禮記曲禮疏云乘車則君皆在左若兵戎革路則君在中央御者居左蓋此代頃公當左謂在車右之左爾仍居中曲禮云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此兵車御者在左當亦馮式不敢與君並處君之左故自車右視之則君居左臣居右也其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在左故左傳云韓厥代御居中其甲士兵車之法則詩魯頌闕宮箋云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與此又不同也

使頃公

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注〕不知頃公將欲堅敵意邪勢未得去邪〔疏〕

齊世家結於木而止晉小將韓厥伏齊侯車前

曰寡君使臣救魯衛戲之丑父使頃公取飲左傳及華泉繆絰於木而止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注不知至去邪○校勘記出將欲云閩監毛本同鄂本將欲作欲將

曰革取清者〔注〕革更也

軍中人多水泉濁欲使遠取清者因亡去〔疏〕

注革更也○詩大雅皇矣不長夏以革傳革更也襄十四年左傳失則革之注革更也易雜卦傳革去故也呂覽執一云天地

陰陽不革而成注革改也說文革獸皮治去毛革更之象故凡更改皆謂革也遠取清者蓋即左傳所謂華泉也

頃公用是佚而不反〔注〕不書獲者內大惡

諱〔疏〕

晉世家云下取飲以得脫去左傳鄭周父御佐車宛夜為右載齊侯以免齊世家云因其亡脫去入其軍○注不書至惡諱○各本大作多誤依宋本正為內大惡諱者隱六年注明鄭擅獲諸侯當絕僖十五年注見獲與獲人君皆

當絕明獲諸侯當坐絕故不書為內諱也莊十年以蔡侯獻舞歸不書獲者彼傳云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蓋為中國諱獲但責其不死位也

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

已免矣〔疏〕

後漢書馮異傳昔逢丑父伏軾而使其君取飲稱於諸侯

郤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注〕顧問執法者

曰法斲〔注〕斲斬〔疏〕

注斲斲○爾雅釋器云魚曰斲之此疏引樊光云斲斲也彼釋文引字林云斲斲也與此合說文斤部云斲斲也後漢書董卓傳論夫以剝肝斲趾之性注斲斲也文選羽獵賦斲

巨豨注引章昭曰斲斲也

於是斲逢丑父〔注〕丑父死君不賢之者經有使乎大夫於王法頃公當絕如賢

丑父是賞人之臣絕其君也若以丑父故不絕頃公是開諸侯戰不能死難也如以衰世無絕頃

公者自齊所當善爾非王法所當貴〔疏〕

齊世家云晉郤克欲殺丑父丑父曰代君死而見僇後人臣無忠其君者矣克舍之左傳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

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皆與此傳異○注丑父至君也○以丑父不書於春秋又無起賢文故也齊侯使國佐如師絕齊侯之意已起若賢丑父嫌賞人臣絕人君矣襄二十九年傳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爲臣則宜有君者也又曰許人臣必使臣許人字者必使子也注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丑父賢則丑父榮而不及其君非賢人所欲也故沒其賢文○注若以至難也○舊疏云今若以丑父賢以爲齊宜有君而不絕頃公卽開諸侯不死社稷大戴禮曾子制言上云生以辱不如死以榮辱可避避之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視死若歸盧注不苟免也孔氏廣森補注云董仲舒說春秋齊頃公不死於位以曾子此義責之按襄六年齊侯滅萊傳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定十四年以頓子牖歸注不別以歸何國者頓子以不死位爲重哀七年以邾婁子益來傳名絕之也是諸侯死難之義也若僖五年晉人執虞公彼注云不但去滅復云以歸言執者明虞公滅人以自亡當絕不得責以不死位也則又異也○注如以至當貴○校勘記出當貴云閩監毛本同誤也當作非王法所得貴按疏標起訖云注如以至得貴解云但春秋爲王法是以不得貴耳則疏本作得字今毛本疏標起訖亦改作當貴矣舊疏云丑父權以免齊侯是以齊人得善之但春秋爲王法是以不得貴耳而公羊說解疑論皆譏丑父者非何氏意按繁露竹林云逢丑父殺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爲知權丑父欺晉祭仲許宋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所爲難於祭仲祭仲見賢而丑父猶見非何也曰是非難別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貴獲虜逃遁者君子之所甚賤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君子以爲知權而賢之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爲不知權而簡之其俱枉正以存其君相似也其使君榮之與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爲也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雖能成之春秋弗愛齊頃公逢丑父是也夫冒大辱以生其情無樂故賢人不爲也而衆人疑焉春秋以爲人之不知義

而疑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於天之爲人性命也。天之爲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然苟爲生苟爲利而已。又曰：故欺三軍爲大罪於晉，其免頃公爲辱宗廟於齊，是以雖難而春秋不愛。丑父大義，宜言於頃公曰：君慢侮而怒諸侯，是失禮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無恥也。而獲重罪，請俱死，無辱宗廟，無羞社稷。如此雖陷其身，尙有廉名。當此之時，死賢於生。故君子以爲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正是之謂也。由法論之，則丑父欺而不中權，忠而不中義，以爲不然。復察春秋之序辭也，置王於春正之間，非曰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後可以爲王也。云爾。今善善惡惡，好榮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聽之，則丑父弗忠也。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恥，有廉恥者不生於大辱。大辱莫甚於去南面之位而束縛爲虜也。曾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視死如歸，謂如頃公者。也是則董生於丑父事反復申論，言第言無可貴之義耳，亦無譏丑父意。與何氏合。

己酉及齊國佐盟於袁

婁〔疏〕  
通義云：此傳覆舉經句也。尋此似公羊經本云齊國佐，今本無齊者。後人沿二家之經而誤脫耳。推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例之，則國佐上正當再繫齊也。按孔說是也。 曷爲不

盟于師而盟于袁婁〔注〕  
 据國佐如師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

齊〔注〕不書恥之〔疏〕  
毛本于誤與左傳宣十七年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頃公幃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注跛而登階，故笑之。沈氏引穀梁爲說，則是年事也。惟彼無臧孫許耳。通義謂不書此臧

孫許於今元年始以名氏見經，蓋聘齊之時猶未爲卿也。凡內大夫行，凡卿例不書。按宣十八年左傳臧孫許已能逐東門氏，則非大夫所爲。孔氏之說未然。與董生何義皆乖。○注不書恥之。○舊疏云：謂魯使尊卿聘齊爲所侮戲，假藉大國而雪其恥，是以不出如齊恥之矣。其郤克不書者，自從外相如之例。繁露玉英云：傳曰臧孫許與晉郤克同時而聘乎齊，按經無有，豈不微哉。不書其往而有避也。今此傳言莊公馮而於經不書，亦以有避也。是以不書聘于齊，避所羞也。不書莊公馮殺，避所善也。是何氏不

書恥之所本也。校勘記云：據疏此下有臧孫許眇也五字一句。今各本脫去。則疏文無所系。按舊疏云：注臧孫許眇也者。正以當聘之時。無有內魯之義。晉爲大國。郤克宜先。而魯宜後。傳先言或跛。故知眇者是臧孫許矣。或曰：一本云臧孫許跛。舊解言或跛或眇。據魯序上。非也。舊疏又云：按此一句宜在不書恥之下。今定本無疑脫誤也。校勘記云：此二十字。當是校書者札記語。非作疏者本文也。作疏時注固不脫。且疏內少言定本者。定本乃唐初顏師古所爲。則知公羊疏出唐以前人矣。經義雜記云：穀梁傳成元年。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于齊。釋曰：郤克眇。左氏以爲跛。今云眇者。公羊無說。未知二傳孰是。范明年注云：郤克眇者。意從左氏故也。或以爲誤。跛當作眇。釋文：郤克眇。亡小反。良夫跛。波可反。二年傳：敖郤獻子。范解謂笑其跛。釋文：跛。布可反。杜預注左傳云：郤克跛。此傳言郤克眇。范注當依傳。而作跛者。恐非。按左傳宣公十七年。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杜注：跛而登階。故笑之。正義曰：沈氏引穀梁傳云：魯行父禿。晉郤克跛。衛孫良夫眇。曹公子首偃。故婦人笑之。是以知郤克跛也。穀梁傳定本作郤克眇。孫良夫跛。又公羊成二年傳：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姪子齊君之母也。踊于楛而窺客。則客或跛或眇。何注：臧孫許眇者也。元注云：今本無此注。徐疏引有之。疏又云：今定本無疑。脫誤也。然則今本從定本也。經義雜記又云：據左傳云：郤子登。婦人笑于房。則郤克之跛。左氏有明文矣。杜注與傳合。沈文何引穀梁傳。知古本穀梁作晉郤克跛。衛孫良夫眇。故范二年注云：謂笑其跛。公羊傳上言晉郤克臧孫許聘齊。下言客或跛或眇。何注以臧孫許爲眇。則郤克跛矣。然則郤克之跛。三傳同文。自唐定本以穀梁傳跛眇互倒。釋文及疏皆從定本。故陸氏反據傳以非范注。楊疏引或說亦以范注跛當作眇。是使不誤者亦誤也。何注公羊有臧孫許眇者之言。今楊疏云：公羊無說。則楊所據公羊亦定本也。釋文或眇亡小反。在或跛。布可反之下。則陸所據公羊亦同定本也。讀書叢錄左氏正義沈氏引穀梁傳：晉郤克跛。衛孫良夫眇。藝文類聚十九御覽七百一十六引亦作晉郤克跛。衛孫良夫眇。定本作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非是。按何氏此注五字。不宜系不書恥之下。宜爲下使眇者。迺眇者。下注語。觀舊疏所引舊解。可證合併時誤衍在此。而又將下注文脫去。校書者誤。勿卽此下注語。故不可通耳。郤克跛自是定解。以臧氏洪氏爲允。

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注〕蕭同國名姪子者蕭同君姪弟之子嫁於齊生頃公

〔疏〕

注蕭同至頃公○史記作桐左傳作蕭同叔子杜注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沈氏欽韓左傳補注賈逵曰蕭附庸子姓當謂蕭宋之附庸與宋同姓蕭叔大心即蕭之先附庸蓋以叔為稱蕭叔朝公是也穀梁注蕭國也同姓

也姪子字也其母更嫁齊惠公生頃公宣十二年楚人滅蕭故隨其母在齊以穀梁傳云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故范如此解也與二傳史記皆殊干寶曰蕭同叔子惠公之妾頃公之母也通義云蕭同者蕭君字同叔附庸之君以字通也姪子猶言姪女頃公之母是蕭同叔之姪女也兄弟之子猶子故左氏直云蕭同叔子矣水經注汲水篇蕭本蕭叔國宋附庸楚滅之蕭女聘齊為頃公之母郤克所謂蕭同叔子也按蕭為國名同宜為蕭君字姪子猶言姪女孔氏義為明允何氏以蕭同為國名春秋有蕭有蕭叔其蕭同別無所見姪子謂為姪之子似亦迂范謂同為姓列國無同姓者亦未知所據

踊于楮而窺客〔注〕踊上也凡無高下有絕加躡板曰

楮齊人語〔疏〕

校勘記云鄂本及漢制考作踊于楮而窺客注同楮字从手非閩監毛本窺作闕唐石經缺釋文作闕云本又作窺按紹熙本同各本○注踊上也○鄂本上作止非公羊問答云此亦齊人語乎曰晏子春秋齊

景公為露寢之臺而鴉鳴其上公惡之臺成而踊此其證廣雅釋詁云踊上也又云踊跳也禮記檀弓辟斯踊注踊躍跳躍皆上義也說文足部踊跳也詩邶風擊鼓云踊躍用兵左氏僖二十八年傳曲踊三百注跳踊也○注凡無至曰楮○舊疏云無高下猶言莫問高下但當有懸絕而加躡板者皆曰楮矣吳氏凌雲經說云說文楮楮也步項切即今棒字非此義楮當讀與桴同論語乘桴浮于海爾雅作乘桴桴之為桴猶桴之為桴也古所謂桴今之浮橋是其遺制古所謂楮今之浮梯是其遺制吳俗名浮梯為踏楮从音从手从付之字古皆同用左傳編柎說文作編部部婁說文作附婁釋文楮音普口步侯二反未合古音按方言隄隋也郭注江南人呼梯為隄所以隄物而登者說文隋上黨猗氏阪也亦謂阪道如梯故得稱隋隄隄皆與從音之字音近廣

雅釋器云。階版也。格與階同。釋文云。高下有絕加。躡板曰格。脫一無字。躡者。說文云。蹈也。方言。躡登也。廣雅。釋詁云。躡履也。釋名釋姿容云。躡攝也。登其上使攝服也。高下懸絕。有板橫其間。可登。如今匠氏之跳矣。

則客或跛

或眇。於是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注〕迓。迎。卿主迎者也。聘禮。賓至。大夫率

至于館。卿致館。宰夫朝服致殮。廡明。至于館。〔疏〕

校勘記出迓字。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迓。本又作訝。周禮。秋官掌訝。注。鄭司農云。訝。讀爲跛者。訝跛者之訝。釋曰。此

公羊傳文。時晉使郤克聘齊。郤克跛。齊使跛者往御。御亦訝也。按鄭司農所據公羊傳。作跛者訝跛者。賈公彥所據公羊傳。作跛者御跛者。皆與今本異。訝。正字。御。假借字。迓。俗字。按釋文。迓。本又作訝。疑陸本當作訝。云。本又作迓。禮記曲禮。大夫士必自御之。注。御當爲迓。迓。迎也。春秋傳曰。跛者御跛者。眇者御眇者。皆迓也。世人譏之。與賈公彥所見本同。晉世家。郤克僂。而魯使蹇。衛使眇。故齊亦令人如之以導客。說文。蹇。跛也。釋名。蹇。跛蹇也。卽此之跛也。穀梁傳上元年云。齊使秃者御秃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說文。跛。行不正也。禮記問喪。跛者不踊。易履九三。跛能履。有足疾者也。說文目部。眇。目小也。履。又云。眇能視。虞翻曰。離目不正。兌爲小。故眇而視有目疾者也。通義云。左傳曰。郤子登。婦人笑于房。然則郤克跛也。眇者謂許。○注。迓。迎。至者也。○鄂本無也字。禮聘禮注。以君命迎賓。謂之訝。訝。迎也。周禮掌訝云。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聘禮記。卿大夫迓。大夫士迓。士皆有迓。周禮注。此謂朝覲聘問之日。王所使迎賓于館之訝。記注云。訝。主國君所使迎待賓者。如今使者護客。此之迓。卽迎待賓者也。卿主迎者。當是主迎卿者。○注。聘禮。至于館。○校勘記出大夫率。至于館。盧文弨云。至當作迓。按儀禮率作帥。又出。至于館。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至作訝。當據正。盧文弨曰。儀禮臚作飪。音義同。按聘禮云。大夫帥至乎館。卿至館。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賓送。再拜。宰夫朝服設殮。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堂上之饌八。西夾六。門外米禾皆二十車。薪芻倍禾。上介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堂上之饌六。門外米禾皆十車。薪芻倍禾。廡明。訝

賓于館。鄭注：賓至此館，主人以上卿禮致之，所以安之也。蓋致館使卿重其禮也。與訝者自別一人，故卿不俟設殮之畢即退也。殮者，鄭云：食不備，禮曰殮。周禮宰夫云：掌賓客之殮，奉是也。鄭又云：飪，熟也。熟在四，腥在東，象春秋也。何氏連飪引之，又以飪作臚。彼有熟有腥，此止言臚者。胡氏儀禮正義云：或據毛傳熟食曰殮，謂此殮之設無生牲，且雖有腥而主於熟，賓即次未舉火，以熟為先，故云殮也。按下注亦有新至尙熟之說，義可兩存焉。是殮主於熟，故何氏連牲臚引之。鄭又云：此訝下大夫也。按禮厥明以下，皆敘行聘廟中儀節，故以為下大夫與上經。二大夫出，相與踣閭而語。〔注〕閭，當道門。閉一扇，帥至于館者同。郤克、臧孫許皆卿，當是大夫也。

開一扇，一人在外，一人在內，曰踣閭。將別，恨為齊所侮，戲謀伐之，而不欲使人聽之。〔疏〕

注閭當道門○

穀梁傳：客不悅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注：胥閭，門名。荀子大略云：弔者在閭。注：閭，門。文選注引字林云：閭，里門也。周禮秋官序官脩閭氏注：閭，謂里門。里，居也。民家散處，皆謂之里。論語里仁是也。故里門亦得為當道門。不必二十五家始為里也。按脩閭氏云：比宿櫟而守閭，互，互，謂行馬閭其門也。說文走部：迺，互，令不得行，木如蒺藜，上下相距，形若犬牙，左右相制，所以禁止行人，是當道有互，互更有門，謂之閭，所以禁奇袤。晏子曰：急門閭之政，而淫門惡之。緩民閭之政，而淫民說之。是也。墨子自楚還過宋，大雨，庇其閭中，守閭者勿內，守閭者即周禮之宿互者也。時魯衛大夫已出齊國，必野間分途之地，相與私語，而為人所覺也。○注：閉一，至踣閭。○詩疏引字林云：踣，一足意也。按：一足者，謂一足門外，一足門內，猶騎物也。因謂之踣。釋名釋姿容云：踣，支也。兩腳支別也。是也。因之一人在外，一人在內，對峙門中，亦如騎然，故亦謂之踣。集韻四紙：踣，隱，綺反。引此傳：韓非子亡徵篇：必其治亂其強弱相踣者也。方言：踣，奇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全物而體不具者，謂之踣。梁楚之間，謂之踣。雍梁之西郊，凡獸支體不具者，謂之踣。漢書段會宗傳：亦足以復雁門之踣。應劭曰：踣，隻也。踣，隻不偶也。此當讀如踣。蓋跛倚而立，一足著地，故有奇隻之象。廣雅云：踣，蹇也。蹇，即跛也。○注：將別，至聽之。○宣十七年左傳：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

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晉世家亦云郤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河伯視之齊世家亦有是語

移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

〔注〕知必為國家憂明芻蕘之言不可廢且起頃公不覺寤〔疏〕

穀梁傳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注明芻至可

廢○說苑權謀云白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籌失策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人此大謀之術也淮南主術訓使言之而是雖在褐夫芻蕘猶不可棄也鹽鐵論刺議云故謀及下者無失策舉及衆者無頓功詩云詢于芻蕘故布衣皆得風議韓詩外傳云故獨視不若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若與衆聽之聰也獨慮不若與衆慮之切也故明王使賢臣輻輳並進所以通中正而致隱居之士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之謂也 一 大夫歸

相與率師為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注〕怪師勝猶不解往問之

〔疏〕左傳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甌玉磬與地注媚人國佐也疏引杜譜國佐賓媚人武子三事互見於經傳不知賓媚人是何等名號也按史記晉世家齊世家皆以郤克請伐齊晉侯弗許後晉伐齊齊以公子彊為質晉兵罷會齊伐魯取

隆魯告急衛衛與魯皆因郤克告急於晉乃使郤克變書韓厥以兵車八百乘與魯衛共伐齊左傳亦同此傳似以晉魯合謀在先也○注怪師至問之○各本怪作恠俗字也

郤克曰與我紀侯之

甌〔注〕齊襄公滅紀所得甌邑其土肥饒欲得之或說甌玉甌〔疏〕

穀梁傳郤克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甌來以蕭同姪子之母為

質使耕者皆東其畝然後與子盟○注齊襄至得之○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是襄公滅紀也甌為紀邑未識即僖十九年宋齊戰地否其土肥饒何氏以意言之○注或說甌玉甌○公羊問答云或說何也曰說文甌甌也方言曰甌自關而東謂之甌郭注

有言左傳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注：甗皆滅紀所得，彼別言與地，故以甗為器名。正義云：鄭衆注考工云：甗，無底甗。方言云：甗，自關而東謂之甗。知甗是甗也。下文云：子得其國寶，知甗亦以玉為之。傳文玉在甗磬之間，明二者皆是玉也。穀梁傳：郤克曰：以紀侯之甗來。注：甗，玉甗。齊滅紀，故得其寶，則或說蓋取二傳為義。按：或說是也。若是地名，不必言紀侯之甗。春秋取邑多矣，從無連本國言之者。紀滅近百年，郤克毋庸贅述也。紀侯之甗與大鼎同，所謂器從名，地從主人也。爾雅釋器云：鼎之款足者為鬲。說文：鬲，鼎屬。鬲屬，蓋鬲以金冶而成。甗以陶旂而成者，此為玉甗，則當作甗。阮氏鐘鼎彝器款識有穀父鬲，鬲當作甗也。竹書紀年：定王十八年，齊國佐來獻玉磬，紀公之甗，亦以甗為器也。

反魯衛之侵

地使耕者東畝〔注〕使耕者東西如晉地〔疏〕

左傳：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注：使耕至晉地。○舊疏引舊

云：如者，往也。使齊東西其畝，往來於晉地易，非公羊義。按杜云：使壟畝東西行，穀梁注：欲以利其戎車於驅侵易。左傳又云：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乎？則何氏謂如晉地當訓如作往也。而舊疏云：晉地谷川宜東畝者多，故言此。是以下傳云：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何氏云：則晉悉以齊為土地，是不可行者，是其晉東畝之義也。其說非也。讀書叢錄云：後漢書孔融傳注引公羊傳：此與下文皆作使耕者東西其畝。按何注：使耕者東西如晉地。疏引舊云：使齊東西其畝，往來於晉地易。注及舊本皆當作東西其畝。疏云：蓋晉地谷川宜東畝者多，疏本已脫西其二字。按無西其字亦通。穀梁左傳：齊世家皆止作盡東其畝。

且以蕭同姪子為質

〔注〕見侮戲本由蕭同姪子〔疏〕

注：見侮至姪子。○晉世家八年：使郤克於齊，齊頃公母從樓上觀而笑之。齊世家：齊侯請以寶器謝，弗聽，必得笑克者蕭同叔子，是為其見侮戲故也。

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甗，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

畝是則土齊也〔注〕則晉悉以齊爲土地是不可行〔疏〕

舊疏云亦有一本云是則土齊曰不可也者經義述聞云謹案一本是也曰不可者

國佐自答上語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曰不可不可上亦當有曰字皆後人不解古人文義而刪之耳後漢書孔融傳注引此文云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曰不可則所見本尙未刪曰字兩曰不可與上文之兩請諾相應爲文若去其一則文不相應矣又案是則土齊也下何注云則晉悉以齊爲土地是不可行此正釋曰不可三字也下注云言正尊不可爲質此亦釋下文曰不可三字也上文皆曰不可故何注兩釋之若上文本無曰不可三字而以下文之不可總上二事言之則上注不當先言是不可行下注又不當但言不可爲質矣合兩注觀之則後人妄刪之迹自明僖二年傳宋公曰自我爲之自我墮之曰不可亦是自答上語也論語陽貨篇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彼文兩言曰不可亦與此同原注兩曰不可皆陽貨之言說見四書釋地又云墨子耕柱篇亦曰和氏之璧隋和之珠可以富國家衆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按王氏之說是也穀梁傳亦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鄰來則諾此齊以鄰與晉而曰與我者順郤克語答之也○注則晉至可行○穀梁傳使耕者盡東其畝則終土齊也注引凱曰利其戎車侵伐易則是以齊爲土本何氏說也九經古義云按土讀曰杜古杜字皆作土周禮及司馬法曰犯令陵政則杜之注王霸記曰杜之者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詳具禮說經義述聞云惠說非也耕者東畝往來仍自可通交鄰之路豈由此而杜塞乎僖四年穀梁傳說齊桓公侵蔡云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謂不以蔡之地爲齊土非杜塞之謂也此云土齊亦謂以齊之地爲晉土故何注云則晉悉以齊爲土地也於義自通無煩改讀按王氏所駁惠說甚爲允洽而通義引惠士奇曰古土杜通毛詩自土沮漆自杜沮漆土齊猶杜齊也杜齊者謂改其土地之宜絕其往來之路乃古杜之之法也晉文公反鄭之埤東衛之畝者亦以此注云以齊爲土地失之然齊卽東其畝亦無杜塞之理與周禮之杜之絕不相涉孔義不可從也左傳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引先王之命專斥盡東其畝之語尤與杜齊之說無干也俞氏懋云謹按使耕者東畝晉非能遂得齊之土地也且得齊之土地而謂之土

齊亦近不辭。何解殆失之。惠氏棟讀土曰杜。引周禮及司馬法。王霸記。然耕者東畝。往來仍自可通。交鄰之路。豈由此而杜塞。惠說亦未為得。今按土當讀為度。土與度聲相近。尚書棗誓。杜乃獲。周官雍氏注。引作敷。乃獲。土之為度。猶杜之為敷也。大司徒職曰。以土圭土其地。鄭注云。土其地。猶言度地也。並古文段土為度之證。故土方氏職曰。以土地相宅。即度地相宅也。晉人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是有意規度齊國之土地。故曰是則度齊也。度與規同義。襄二十五年左傳曰。度山林。又曰。規疆。是規度一也。國語楚語曰。實讒敗楚國。使不規東夏。章注曰。規猶有也。其實規亦言規度也。此云度齊。猶彼之規東夏矣。因段土為度。學者遂失其義。僖四年穀梁傳曰。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不土其地。亦即不度其地也。

蕭同姪子

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注〕言至尊不可為質。〔疏〕

齊世家對

曰。叔子齊君母。亦猶晉君母子安質之。且子以義伐。而以暴為後。其可乎。晉世家。齊侯曰。蕭桐姪子。頃公母。頃公母猶晉君母。奈何必得之。不義。穀梁傳。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則是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晉君之母。猶齊侯之母也。注言尊同也是其義也。○注言尊至為質。○左傳。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請戰。〔注〕如欲使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此至尊不可為質之義也。

耕者東西畝。質齊君之母。當請戰。〔疏〕

晉世家云。請復戰。左傳對曰。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徵齊國之福。

不混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彼云敝器。土地不敢愛。故知為耕者東畝。蕭同姪子為質兩事矣。

壹戰不勝。請

再。再戰不勝。請二。〔注〕言齊雖敗。尚可三戰。三戰不勝。則齊國子之有也。何必

以蕭同姪子爲質，揖而去之。〔疏〕

穀梁傳云：不可請壹戰，壹戰不克，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五不克，舉國而授，推手曰揖，齊使對畢，即去，亦決戰意也。

郤克眒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爲之請。〔注〕郤克恥傷其威，故使魯衛大夫以國佐

辭爲國佐請。〔疏〕

校勘記出眒字，云唐石經同，葉鈔釋文亦作眒，音舜，閩監、毛本誤作眒，按紹熙本亦作眒，釋文有王乙達結二反，蓋唐初本已有作眒者，文七年傳注以目通指曰眒是也。○注郤克至佐請，○左傳魯

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仇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蓋即會郤克意以國佐辭爲請語也。然後許之，逮于袁婁，而與之

盟。〔注〕逮及也。追及國佐于袁婁也。傳極道此者，本禍所由生，因錄國佐受命不受辭，義可拒

則拒，可許則許。一言使四國大夫汲追與之盟。〔疏〕

左傳：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秋七月，

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穀梁傳：於是而與之盟，晉世家：晉乃許與平而去。○注逮及至婁也。○爾雅釋詁云：逮及也。穀梁傳曰：羣去國五百里，爰婁去國五十里，壹戰綿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又云：爰婁在師之外，如穀梁意則已逼近齊都，退與盟于袁婁也。此云逮于袁婁，當在羣之東，國佐攝而去之，魯衛追及之也。要皆去齊都不遠，故左傳有背城借一之語也。○注傳極至由生。○穀梁傳：君子聞之曰：夫甚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齊之有以取之何也？敗衛師于新築，侵我北鄙，敖郤獻子，齊有以取之也。繁露竹林云：齊頃公親桓公之孫，國固廣大，而地勢便利矣，又得伯主之餘尊，而志加於諸侯，以此之故，難使會同，而易使驕著。即位九年，未嘗肯一與會同之事，有怒魯衛之志，而不從諸侯于清丘，斷道，眷往伐魯，入其北郊，願返伐衛，敗之新

築當是時也。方乘勝而志廣。大國往聘。慢而弗敬。其使者。晉魯俱怒。內悉其衆。外得黨與。衛曹四國相輔。大困之羣。獲齊頃公。斷逢丑父。深本頃公之所以大辱身。幾亡國。爲天下笑。其端乃從讎魯勝衛起。伐魯魯不敢出。擊衛大敗之。因得氣而無敵國。以與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說苑敬慎云。夫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齊頃公是也。齊頃公。桓公之子孫也。地廣民衆。兵強國富。又得伯者之餘尊。驕蹇怠傲。未嘗出會同諸侯。乃與師伐魯。反敗衛師于新築。輕小嫚大之行甚。俄而晉魯往聘。以使者戲。二國怒歸。求黨與助。得衛及曹。四國相輔。期戰于鞏。大敗齊師。獲齊頃公。斷逢丑父。於是懼然大恐。賴逢丑父之欺。奔逃得歸。○注因錄至之盟。○校勘記出汲追與之盟。云鄂本疊汲字。此脫。按紹熙本亦疊汲字。莊十九年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禮聘禮記。辭無常。孫而說。注。大夫使受命不受辭。故善國佐可拒則拒。可許則許。安社稷。利國家。能專之也。繁露王道云。齊國佐不辱君命。而尊齊侯。後漢孔融傳。昔國佐當晉軍而不撓。禮記少儀云。會同主詔。注。詔謂敏而有功。若齊國佐是也。通義云。傳道此者。明晉未能怙齊。進退權在國佐。與屈完來就盟于師者異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壬午月之三十日。

庚寅。衛侯遫卒。〔疏〕

包氏慎言云。庚寅九月之九日。不蒙上月。左氏穀梁作速字。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衛穆公遫。

取汶陽田。

汶陽者何。鞏之賂也。〔注〕以國佐言反魯衛之侵地請諾。本所侵地非一。總繫汶陽者。省。

文也。不言取之齊者。恥內乘勝脅齊。求賂得邑。故諱使若非齊邑。〔疏〕

左傳僖元年云。公賜季友汶陽之田。注汶陽田。汶水北地。汶水

出泰山萊蕪縣西。入濟。釋例。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南。經濟北。至東平須昌縣入濟。○注以國至請諸。○見上傳。左傳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注本所至文也。○舊疏云。知侵伐非一者。正以下三年。叔孫僑如率師圍棘。傳曰。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以此言之。則知汶陽大判之名明矣。○注不言至齊邑。○舊疏云。決襄十九年春。取邾婁田自漑水。繫邾婁言之故也。通義云。不繫齊者。本所侵取內邑也。內邑而不言齊人來歸者。呂大圭曰。歸者其意也。取者我也。非其意也。按此與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不書取之曹。同為有所避也。彼為避取同姓田。故不言曹。此為避藉人之力。脅齊求賂無恥。故不言齊。若但以內邑故不繫國齊。則彼之不繫曹。亦可從內邑不言國之例。無庸發諱取同姓田之傳矣。

### 冬。楚師鄭師侵衛。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疏〕

杜云。博縣西北有蜀亭。大事表云。今兗州府汶上縣西南四十里有蜀山。其下有蜀山湖。與南旺湖東西相對。為泰安府接境。通義

云。家鉉翁曰。自楚僭王。其公子亦僭而稱王子久矣。今書楚公子。春秋革之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婁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疏〕 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書丙申。月之十五日。舊疏云。亦有一本無齊人者。脫也。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差繆略云。左氏無許人。公羊無齊人。按唐石經左氏公羊。皆無許人有齊人。石經穀梁。與左氏同。通義云。問無事再舉地。

者以公在焉。從諸侯會盟例也。鄆微國。盟會恆不序。獨此序者。鄆君戕于邾婁。未三年而二國大夫同盟。忘仇蔑君。莫此為甚。所聞之世。始治諸夏。故小國有大惡。亦在譏限義。或然也。

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注〕据會而盟一處。知一人也。〔疏〕

注据會至人也。○鄂本据作據。當據正。

得

一貶焉爾。〔注〕得一貶者。獨此一事。得具見其惡。故貶之爾。不然。則當沒公也。如齊高僂矣。

不沒公者。明不主為公故也。上會不序。諸侯大夫者。嬰齊楚專政驕蹇臣也。數道其君。率諸侯侵

中國。故獨先舉於上。乃貶之。明本在嬰齊。當先誅其本。乃及其末。〔疏〕

紹熙本作壹貶。校勘記出一貶。云唐石經一作壹。蓋因何注作

一貶轉改也。通義云。大夫不敵君。本當貶稱人。但會盟兩貶。則嫌楚實微者。故特見公子嬰齊名氏於上。而於此一貶。以申其義也。按既言大夫不敵君。則貶宜皆貶。設僅一會。或一盟。將稱人以貶乎。抑不稱人以起其非實微者乎。故不可通也。○注得一至之爾。○舊疏云。正以於此處得一貶焉爾。按一當如壹解。謂專壹於貶楚嬰齊也。○注不然。至僂矣。○莊二十二年秋。及齊高僂盟于防。傳云。公則曷為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此不為公諱。沒公文。為欲貶嬰齊故也。○注不沒至故也。○舊疏云。高僂本意敵公。故恥之。今嬰齊者。止自亢性驕蹇。不主為公。是以春秋不沒公。以見之矣。按何意謂主於貶嬰齊。故不沒公文也。穀梁所謂於是而後公得所申其事也。注公得其所。謂楚稱人申其事。謂地會盟會。○注上會至其末。○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嬰齊亢也。數道其君。率諸侯侵中國者。舊疏云。即宣十四年秋。楚子圍宋。十五年夏。宋人及楚人平。上文冬。楚師鄭師侵衛之屬是也。以其非一。故謂之數也。包氏慎言云。此言楚子之侵伐中國。由於嬰齊道之。孟子所謂長君之惡者也。故當先誅嬰齊。齊侯瑗

亟伐諸侯。罪當絕。嬰齊道君侵伐中國。與亟伐者同科。亦當絕。故貶稱人。同於微者。明其黜退。奪其政權。僖二十八年注。不氏者。子玉得臣。楚之驕蹇臣。數道其君侵中國。故貶。明當與君俱治。言當治以亟伐之罪。宜絕其氏姓也。按上舉嬰齊。此貶稱人。起人。卽嬰齊也。猶僖二十八年下殺得臣。上稱人。明上之人卽下之得臣也。大夫不敵君。故諸侯大夫皆貶稱人。先舉嬰齊於上。以貶之。誅首惡也。先本以及末也。





公羊義疏五十一

成三年

盡七年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疏〕

穀梁注云：宋衛未葬而自同於正君故書公侯以譏之。

辛亥葬衛繆公〔疏〕

釋文：繆音穆。左氏穀梁作穆。詳隱三年。包氏慎言云：正月書辛亥。據歷為二月朔日。按如包氏所推則為過時而日隱之也。

二月公至自伐鄭〔疏〕

舊疏云：莊公六年傳云：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何氏云：此謂公與二國以上也。然則此言公至自伐鄭者，不得意故也。通義云：時諸侯次於伯牛，遣師東侵，鄭敗於丘輿，故以不得意致。

伐也。舊疏又云：莊六年注云：皆例時。今此書二月者，為下甲子出也。

甲子新宮災，二日哭〔疏〕

包氏慎言云：二月書甲子月之十四日。

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注〕以無新宮知宣公之宮廟〔疏〕

穀梁傳曰：新宮者何？禰宮也。注謂宣公廟也。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

入廟，故謂之新宮。杜亦云：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范所本也。○注以無至宮廟。○校勘記云：按當作以無新公，乃合魯桓公廟謂之桓宮，僖公廟謂之僖宮，煬公廟謂之煬宮。魯無新公，故疑之而問也。

宣宮則曷

為謂之新宮。不忍言也。〔注〕親之精神所依而災。孝子隱痛。不忍正言也。謂之新宮者。因

新入宮。易其西北角。示昭穆相繼。代有所改更也。〔疏〕

通義云。始入宮廟。未忍遽以神事。孝子之志也。穀梁傳曰。迫近不敢稱諡。恭也。注。迫近言親廟也。桓僖遠

祖則稱諡。○注親之至言也。○穀梁注云。宮廟親之神靈所憑居。而遇災。故以哀哭為禮。故亦不忍正言其諡也。○注謂之至更也。○邵氏晉涵爾雅正義云。御覽引舍人云。古者徹屋西北扉以炊沐。汲者訖而復之。古謂之屋漏也。釋名曰。西北隅曰屋漏。禮每有親死者。撤屋之西北隅。薪以爨。竈煮沐。供諸喪用。時若值雨。則漏遂以名之也。必取是隅者。禮既祭。改設饌於西北隅。喪大記云。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用爨之。是劉熙所引之禮也。劉與舍人同義。唯曰雨漏。訓屋漏為增成其義爾。詩疏引孫炎云。屋漏者。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按有司徹云。有司官徹饌於宮中。西北隅。鄭注云。於此戶。謾改饌。當室之白。曾子問。陽厭之事。當室之白。鄭注云。得戶明者也。蓋西北隅為幽隱之地。漏見日光。故為當室之白。義本康成也。按穀梁傳。壞廟之道。易檐可也。即謂易其西北角。當在耐廟時。與新死撤西北扉者。自是兩事。毛氏奇齡春秋毛氏傳云。新主入廟。禮無明文。唯春秋吉禘。在二十七月。繼禘之後。以禫月遇吉祭。雖可以奉主祭廟。然猶是耐祖。而不以妃配。必逾月吉禘。然後遷祖於禩廟。名曰新宮。今宣以十八年十月薨。則成二年十一月為大祥。三年正月為禫。至是二月禫。已逾月。正二十八日吉禘之際。其名新宮。當在吉禘後。已經遷主。故燬而哭之也。新宮即先公之宮。先公居五廟之末。名曰禩廟。伯禽以來。即已有之。雖名曰新宮。而實則舊廟。必待吉禘之日。將四親廟并祧。合食太祖。及其臨徹。先迎高廟一位。隨諸祧主。還遷廟中。然後逐隊隨三親歸。分高曾祖禩。而各入廟焉。是一日不吉禘。則一日不遷廟。一日不遷廟。則一日不易廟也。若謂丹楹刻桷。經稱桓宮。而此稱新不稱宣。必非無故。則以丹楹刻桷。在莊二十三年。此時已舊而不新。故稱桓耳。若初入廟。則未有不稱新者。不聞夏宗伯稱新鬼大乎。按此稱新宮。自以新入廟而災。故不忍正言。若丹楹刻桷。無所不忍。即在莊公初年。亦可正稱桓宮矣。

其言二日哭何。

〔注〕据桓僖宮災不言二日哭。〔疏〕

注据桓至日哭。○鄂本据作據桓僖宮災見宣三年。

廟災二日哭禮也。〔注〕善得

禮痛傷鬼神無所依歸。故君臣素縞哭之。〔疏〕

穀梁傳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注痛傷至哭之。○白虎通災異云何以言災有哭也。春秋曰新宮災三日哭。傳必三日哭何

也。禮也。所以然者宗廟先祖所處鬼神無形禮曰今忽得天火得無為災所中故哭也。禮記檀弓曰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注哭者哀精神之有虧傷也。故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廟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

太廟火。注太廟始祖廟宗廟皆然。記主於始祖言耳。

新宮災何以書記災也。〔注〕此象宣公篡立當誅絕不宜列昭穆成

公幼少臣威大重結怨彊齊將不得久承宗廟之應。〔疏〕

五行志上云新宮災穀梁以為宣公不言謚恭也。劉向以為時魯三桓子孫始執國政宣公欲誅之

恐不能使大夫公孫歸父如晉謀未反宣公死三家譖歸父於成公成公父喪未葬聽讒而逐其父之臣使奔齊故天災宣廟明不用父命之象也。一曰三家親而亡禮猶宣公殺子赤而立亡禮而親天災宣廟欲示去三家也。董仲舒以為成居喪無哀戚心數興兵戰伐故天災其父示失子道不能奉宗廟也。一曰宣殺君而立不當列於羣祖也。經義雜記云按公羊當從董說天意以成失子道不能奉宗廟不如災之欲成公之追念其父寢兵息民也。若謂以宣篡立故災之則天何不誅之於未亡之先而必欲災之於入廟之後乎。何注謂臣威太重結怨強齊則與宣廟無涉穀梁當從劉說謂成不能用父命以誅三家夫能用父命方可謂之孝天意若曰爾不能聽父生前之命安用死後之廟哉不如災之庶成能感悟追用父命方可謂之孝。有禮而恭非孝子之能事也。檀弓說申生自卒而以為恭世子鄭康成云言行如此可以為恭於孝則未之有。余謂公羊穀梁云禮也者皆微詞以婉刺也。何休杜預云善得禮失經傳之旨亦非董劉之意也。至謂天欲去三家故災宣廟以示之雖天意昭昭每因此以示彼然較

之不欲父命之說似疏矣。按當以五行志一曰說爲正。臧氏謂天何不誅之未亡之先而必欲災之於入廟之後。夫商臣弑父尙未顯誅。亂臣賊子天雖昭報不爽。安能駢示之罰。適宜宮災。故春秋書以示戒也。傳云禮也。亦謂其三日哭得處變之禮也。何有微文婉刺。其卽譏貶宣成已於災著之矣。何氏謂成公幼少云云。係推言之爾。新宮爲廟之極親。故以不得久承宗廟爲戒也。通義云。桓宣皆篡立者。二公之宮並以災書於春秋。上本天道。下正人事。灼然著明。有若符契。是也。舊疏云。桓公亦篡立。不災其宮者。蓋以桓母言媵。次第宜立。隱公攝位久不還。天示其變。隱猶不覺。是以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何氏云。此陽氣大失其節。猶隱公久居位不返於桓。失其宜也。然則桓正宜立。隱是左媵之子。據位失宜。而桓弑之。雖曰篡君。其罪差輕。是以不災其廟。豈若宣公以庶篡嫡。其子失政。故災其宮矣。而哀三年桓宮僖宮災者。彼是已毀復立之。是不宜立。故天災之。不謂怒其篡隱也。按舊說亦泥。桓宣同爲弑君。無分輕重。桓廟不災。或偶不災爾。天道遠。人道邇。天事焉能盡如人測乎。况桓公不終於齊。受害哲婦。天之報之者。不爲不憐矣。故不必更災其廟與。

乙亥葬宋文公。

夏公如晉。

鄭公子去疾率師伐許。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率師圍棘。

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注〕棘民初未服於魯。〔疏〕

杜云棘汶陽田之邑在濟北蛇丘縣大事表云今當為泰安府肥城縣地水經

注汶水篇汶水又西溝水注之水出東北馬山西南流徑棘亭春秋成公三年叔孫僑如圍棘南去汶水八十里方輿紀要在兗州寧陽縣西北○注棘民至於魯○舊疏云言初未服者欲言終服於魯矣公羊之義以圍為不克之文若其得之而言圍者正謂當時未克何妨終得之乎其言圍之何。〔注〕據國內兵不舉。〔疏〕不聽也。  
注據國至不舉○舊疏云即定八年公斂處父帥師而至經不書之是也

〔注〕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為內諱。故書圍以起之。不先以文德來之。而便以兵圍之。當與圍

外邑同罪。故言圍也。得曰取。不得曰圍。〔疏〕

左傳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注不聽至起之○易艮象傳不拯其隨未退聽也疏聽從也故昭二十六年左傳姑慈婦聽亦

謂婦從也不從故叛成十六年左傳鄭伯如晉聽成注聽受也不受成亦即叛義必內諱叛故於書圍起之○注不先至圍之○論語季氏云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今不然故譏之舊疏云國內之兵本自不書而此書者惡其失所會與圍外邑同矣○注得曰至曰圍○舊疏云取者是得文故言得曰取即上文取汶陽田及哀九年宋皇瑗帥師取鄭師於雍丘之屬是也。不得曰圍者即定四年楚人圍蔡之屬是也。

大雩。〔注〕成公幼少。大臣秉政。變亂政教。先是作丘甲。為鞏之戰。伐鄭圍棘。不恤民之所生。〔疏〕

注成公至所生○作巨甲見上元年。鞏之戰見上二年。伐鄭圍棘並見上桓五年傳。大雩者何。旱祭也。注祭言大雩。大旱可知。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將咎如。〔疏〕

左氏作磨咎如。穀梁作牆咎如。古將牆皆從井得聲。通磨當是从牆之省聲也。儀禮經傳通解續引書大傳洛誥傳。負磨而歌。又多士傳。天子貢庸。

鄭注磨謂之庸。又說棘磨外閉之即祭義之棘牆也。詩小雅常棣。兄弟閱于牆。釋文。牆本或作磨。是也。左傳曰。討赤狄之餘焉。杜注。磨咎如。赤狄別種。潞氏入磨咎如。故討之。大事表云。按是年赤狄之種盡絕。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疏〕

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書丙午丁未。一為閏月之朔日。一為閏月之二日也。

此聘也。其言盟何。〔注〕据不舉重嫌生事。故此以輕問重也。〔疏〕

注据不至重也。○舊疏云。春秋之義。舉重略輕。即莊十年

傳。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是也。今聘盟兩受命書。故云不舉重矣。嫌生事者。嫌是荀庚初受命。但聘至魯。生事而盟。故曰嫌生事也。以輕問重者。聘輕而盟重。即此傳云。此聘也。其言盟何。是也。

聘而言

盟者尋舊盟也。〔注〕尋猶尋繹也。以不舉重。連聘而言之。知尋繹舊故約誓也。書者惡之。

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二國既修禮相聘不能相親信。反復相疑。故舉聘以非之。〔疏〕

注尋猶尋釋也

○說文尋釋理也。釋猶絡繹不絕。故亦訓長。廣韻尋長也。方言尋長也。海岱大野之間曰尋。自關而西。秦晉梁益之間。凡物長謂之尋。是也。哀十二年左傳。若可尋也。禮疏引賈逵注。尋溫也。服注同。杜云重也。皆與尋釋義相足。左傳兩言且尋盟。與此同。范云此先聘而後盟。故不言來盟也。是也。○注以不至誓也。○舊疏云。若其特結約誓。當但舉重。即文十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宣七年。衛侯使孫良夫來盟之屬。皆因聘為之。不言聘而言盟。故知特結盟。此則言聘又言盟。故知非特結盟。而尋釋舊事盟矣。○注書者至非之。○解詁箋云。來盟者。亦先行聘。此所聞世詳錄之。故不舉重。惡屢盟也。按言亦所聞世。宋華孫。衛孫良夫。何不詳錄之。與君子屢盟二語。詩小雅巧言文。毛傳。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箋云。屢數也。盟之所以數者。由世衰亂。多相背違。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非此時而盟。謂之數。此修禮相聘。復有疑貳而盟。故並舉以見其非。解詁箋云。皆日亦惡不信是也。

鄭伐許〔注〕謂之鄭者。惡鄭襄公與楚同心。數侵伐諸夏。自此之後。中國盟會無已。兵革數起。夷

狄比周為黨。故夷狄之。〔疏〕

注謂之至狄之。○左傳疏引賈逵云。鄭小國。與大國爭諸侯。仍伐許。不稱將帥。夷狄之。刺無知也。范甯云。鄭從楚而伐衛之喪。又叛諸侯之盟。故狄之。穀梁昭十二年。晉伐鮮

虞。傳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此定四年傳。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是皆以不稱爵為狄之也。繁露竹林云。春秋曰。鄭伐許。奚惡於鄭。而夷狄之也。曰。衛侯速卒。鄭師侵之。是伐喪也。鄭與諸侯盟于蜀。以盟而歸諸侯。於是伐許。是叛盟也。伐喪無義。叛盟無信。無信無義。故大惡之。按鄭自宣十二年後。敗晉圍宋。執解揚。致諸夏弱。蠻楚強。皆鄭為之。不徒伐喪叛盟也。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疏〕

釋文堅作𠂔云苦刃反本或作堅按舊疏云左氏作堅字穀梁作賢字今定本亦作堅字則疏本亦作𠂔與釋文同也今穀梁亦作堅又後人据左氏改矣九經古義云公羊

作𠂔穀梁作賢本一字也說文云𠂔古文以爲賢字漢潘乾校官碑云親𠂔寶智三老袁良碑云優𠂔之寵今文盤庚云優賢揚歷見三國志注是優𠂔卽優賢也玉篇又引作𠂔𠂔與堅同𠂔亦爲古文堅字堅又與賢通東觀漢記云陰城公主名賢得續漢書天文志作堅得疑古堅字賢字皆省作𠂔公羊从古文作𠂔穀梁以爲賢左氏以爲堅師讀各異故也按說文𠂔堅也从又臣聲讀若鏗鏘之鏗知古文𠂔堅賢三字通也玉篇之𠂔當是𠂔字之誤釋名釋采帛云絹緇也其絲緇厚而疎之畢氏阮疏證云今本緇皆作𠂔譌段云緇古堅字當从系臣聲是也包氏慎言云三月書壬申月之二十八日

杞伯來朝。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疏〕

包氏慎言云四月書甲寅四月無甲寅五月之十一日也

公如晉。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冬。城運〔疏〕

左氏作鄆。下五年秋大水注作城鄆。左氏正義引釋例土地名云。魯有二鄆。文十二年。城諸及鄆。杜云。此東鄆。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或曰鄆即員也。成十六年傳。晉人執季孫文子。公待於鄆。杜云。此西鄆。昭

公所出居者。東郡廩丘縣東有鄆城。然則此為公欲叛晉。而城鄆以為備。當西鄆也。大事表云。今在山東曹州府鄆城縣東六十里。鄆自唐季為戰爭要地。馬氏宗。韃左傳補注云。釋例以此為西鄆。非是。此為莒魯所爭之東鄆。郡國志。琅邪東莞有鄆亭。榑按。鄆近費。故為季氏邑。漢五行志。成公五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為時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師。明年復城鄆。以疆私家。師古注。鄆。李氏邑是也。

鄭伯伐許〔注〕未踰年君稱伯者。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疏〕

注未踰至其惡。○莊三十

二年傳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故僖二十五年夏。衛侯燬卒。秋。葬衛文公。冬。嘗衛子。是也。本年三月。鄭伯取卒。此書鄭伯稱爵。故解之。通典引五經異義。諸侯未踰年。出朝會與不朝會。何稱。春秋公羊說云。諸侯未踰年。不出境。在國中稱子。以王事出。亦稱子。非王事而出會同。安父位。不稱子。鄭伯伐許。未踰年。以本爵。譏不子也。左氏說。諸侯未踰年。在國內稱子。以王事出。則稱爵。訓於王事。不敢伸具私恩。鄭伯伐許是也。謹案。春秋不以家事辭王事。諸侯蕃衛之臣。雖未踰年。以王事稱爵。是也。鄭駁之云。昔武王卒。父業既除喪。至孟津之上。猶稱大子者。是為孝也。今未除喪而出稱爵。是與武王義反矣。春秋僖九年春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宋子即未踰年君也。出與天子大夫會。非王事而稱子耶。是鄭用公羊義也。曲禮下正義。公羊凡以王事出會。未踰年皆稱子。僖九年。會于葵丘。宋襄公稱子。僖二十八年。會于踐土。陳共公稱子。定四年。會召陵。陳懷公稱子。若未踰年。非王事。稱爵。皆譏爾。成四年。鄭伯伐許。是也。左氏之義。凡在喪。王曰

小童公侯曰子。宋襄公陳共公稱子是也。其王事出會則稱爵。鄭伯伐許是也。按桓十三年經書衛侯爲惠公。成三年經書宋公衛侯。時宋文公衛穆公未葬。此並先君未葬而稱爵者。賈服注譏其不稱子。僖二十五年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時先君已葬。衛成公猶稱子。服虔云。明不失子道。成十年晉侯伐鄭。時厲公父景公疾未薨。而厲公出會稱爵。譏其生代父位也。然則左氏先師皆不以在喪稱爵爲禮。與公羊同。異義所載左氏說。不知何人臆見。致杜預輩得以彌縫其無父無君之見。故鄭駁從公羊爲不易之論也。繁露竹林云。問者曰。是君死其子未踰年。有稱伯不子法辭。其罪何。曰。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詩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今繼不能如是。奈何其父卒未踰年。卽以喪舉兵也。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故不復得稱子。謂之鄭伯。以辱之也。且其先君襄公伐喪叛盟。得罪諸侯。諸侯怒之未解。惡之未已。繼其業者。宜務善以覆之。今又重以無故居喪以伐人。父伐人喪。子以喪伐人。父加不義於人。子施其恩於親。以犯中國。是父負故惡於前。已起大惡於後。諸侯果怒而憎之。卒而俱至。謀共擊之。鄭乃恐懼去楚。而成蠱牢之盟是也。楚與中國俠而擊之。鄭罷敝危亡。終身愁辜。吾本其端。無義而敗。由輕心然。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知其爲得失之大也。故敬而慎之。今鄭伯既無子恩。又不熟計。一舉兵不當。被患不窮。自取之也。是以生不得稱子。去其義也。死不得書葬。見其罪也。曰有國者。視此行身不放義。興事不審時。其如此爾。此公羊先師舊義。故何氏依用之焉。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注〕始歸不書與鄭伯姬同〔疏〕

注始歸至姬同。○宣十六年鄭伯姬來歸。注嫁不書者爲媵也。來歸

書者。後嫡也。棄歸例。有罪時無罪月。則今書月。爲無罪文也。穀梁傳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杜云。出也。上年左傳云。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是也。禮記雜記云。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於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注行道以夫人之禮者。棄妻致命其家。乃義絕。不用此爲始。故仍繫杞也。易同人六二。禮疏引鄭注云。天子諸侯后夫人無子不出。則猶有六出也。其天子之后。雖失禮。亦不出。故禮記疏引鼎初六鄭注云。嫁於天子。雖失禮。無出道廢遠而已。若其無子。不廢遠之。后尊如故。其犯六出則廢之。此

與鄰伯姬其  
皆犯六出與

仲孫蔑如宋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秀于穀〔疏〕

左氏作荀首穀梁同按秀首同部假借字

梁山崩

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閩本同監毛本河作江誤也穀梁注梁山晉之望也杜云在馮翊夏陽縣北經義述聞云此梁山非詩之梁山也詩之梁山在涿郡良

鄉縣北乃灤水所經去河甚遠不得云梁山崩壅遏河水三日不流其韓城在涿郡方城縣與燕甚近故詩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非在晉地之韓也此梁山則在馮翊夏陽縣西北臨於河上故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也夏陽春秋之梁國亦非韓也自康成箋詩始誤以奕奕梁山為夏陽之山又誤以韓城為晉所滅之韓國而隋人遂改夏陽為韓城縣楊氏不能糾正而承用之疏矣按爾雅釋山梁山晉望也郭注晉國所望祭者今在馮翊夏陽縣西北漢書地理志左馮翊夏陽縣禹貢梁山在西北今梁山在同州府郃陽韓城二縣境大事表梁山在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西北九十里詩奕奕梁山惟禹甸之本為韓國鎮山晉滅韓其地屬晉仍本鄭義以詩之梁山即此之梁山也水經注云河水又南徑梁山原公羊傳所謂河上之山也一統志梁山在同州韓城西十九里與郃陽縣接界通義云梁山不繫國者與沙鹿同義

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

河三日不涸〔注〕故不日以起之。不書壅河者。舉崩大為重。〔疏〕

校勘記云。壅河三日不涸。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壅河於勇反。涸

音流。按釋文當本作雍。今从土。當後人所加。穀梁傳。梁山崩。壅過河。三日不流。又輦者對曰。壅過河。三日不流。彼釋文。壅過。於勇反。下於葛反。經義雜記曰。公羊傳。壅河三日不涸。無過字。壅過義同。不當復見。傳又云。天有山。山崩。之。天有河。河壅之。亦有壅無過。疑二過皆衍文。或本為注義。誤入傳中。漢書五行志。穀梁傳曰。應河三日不流。則西漢儒所據穀梁無過字。陸德明為過作音。是唐初本已衍矣。釋文。涸音流通義。涸古流字。水經注河水篇。河水又南。逕梁山原。東南出。至河。晉之望也。在馮翊夏陽縣之西。臨於河上。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使以此問伯宗。即是處也。春秋穀梁傳曰。成公五年。梁山崩。過河水三日不流。以過代壅。知不得壅。過兼有也。○注故不日以起之。○舊疏云。謂起其三日不涸也。則但一日不可不書日矣。若無所起。例當書日。即僖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是也。

外異不書〔疏〕

舊疏云。正以文十一年長秋之齊晉不書故也。

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注〕山者陽

精。德澤所由生。君之象。河者四瀆。所以通道中國。與正道同。記山崩壅河者。此象諸侯失勢。王道絕。大夫擅恣。為海內害。自是之後。六十年之中。弑君十四。亡國三十二。故溴梁之盟。徧刺天下之

大夫〔疏〕

注山者至內害。○校勘記出與正道同。云閩監。毛本同。鄂本正作王。按。紹熙本正作王。爾雅釋水云。江河淮濟為四瀆。五行志下之上。梁山崩。穀梁傳曰。應河三日不流。晉君帥羣臣而哭之。迺流。劉向以為山陽君也。水陰民也。

天成若曰。君道崩壞。下亂百姓。將失其所矣。哭然後流。喪亡象也。梁山在晉地。自晉始而及天下也。後晉暴殺三卿。厲公以弑。溴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執國政。其後孫寧出。衛獻三家逐魯昭。單劉亂王室。董仲舒說略同。劉歆以為梁山晉望也。崩。弛崩也。古者

三代命祀祭不越境吉凶禍福不是過也國主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美惡周必復是歲歲在鶉火至十七年復至鶉火樂書中行偃殺厲公而立悼公按劉歆專主晉說董仲舒劉向說與爲天下記異義合通義云山者高大尊道也河者所以宜通潤澤此象君位陵遲德澤壅遏自是之後禮樂征伐自大夫出徧於天下按博物志云山崩川溢臣盛君衰詩云百川沸騰山冢峩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小人握命君子陵遲大亂之道也義通於此漢書劉向傳曰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謂此水經注引考異郵云河者水之氣四瀆之精也所以流地故曰河潤千里此壅之不流故爲王道將絕之象劉董取象於民不若何氏爲允○注自是至十二○舊疏云春秋說文若對經數之從今以後訖於六十年則不及此數自今盡昭十六年弒君止十亡國止九然則春秋書遂其可書者矣說文舉者悉言之是以多少異爾或者此注誤也舊疏又云弒君十四者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吳子門于巢爲巢人所弒二十六年衛寧喜弒其君剽二十九年閻弒吳子餘祭三十年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君密州昭八年陳招殺偃師十一年楚子殺蔡侯般十三年楚公子比弒其君虔楚公子棄疾弒公子比是也亡國止九者成十七年楚滅舒庸襄六年莒人滅鄆齊侯滅萊十年遂滅偃陽十三年取詩二十五年楚滅舒鳩昭四年遂滅厲八年楚滅陳十三年滅蔡是也按成十八年晉弒其君州蒲又襄七年鄭伯髡頑卒于操傳云弒也昭云年楚子卷卒左傳以爲圍所弒數楚虔殺蔡侯般則昭十六年楚殺我曼子亦宜列入是十四也其亡國春秋不見者多矣何氏或別有所見或有誤字也○注故溷至大夫○校勘記云溴梁監毛本同誤也鄂本閩本作溴釋文溴苦闐反當據正襄十六年公會晉侯以下于溴梁戊寅大夫盟傳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爲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是也

秋大水〔注〕先是既有丘甲、鞏、棘之役，又重以城鄆，民怨之所生。〔疏〕

注先是至所生○五行志上成公五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爲時

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師。明年復城鄆。以疆私家。仲孫蔑、叔孫僑如、顓臾、宋齊、陰勝陽。按彼引五行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說曰：水北方，終藏萬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藏，精神放越，聖人爲之立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王者卽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百神，亡不宗事，慎其齊戒，致其嚴敬，鬼神歆饗，多獲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至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若乃不敬鬼神，致令逆時，則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爲水不潤下。時魯方謀立武宮，故有簡宗廟之戒也。此專主立武宮示異，與董劉何皆殊。通義云：時謀立毀廟，故有簡宗廟之戒。魯人不悟，卒蹈失禮也。按作丘甲見上元年，鞏之戰見上二年，圍棘見上三年，城鄆見上四年。按但謀立武宮，天卽示以大水，傷害稼穡，天心仁愛，恐不如是設謀而不立。此異將何屬，當以董劉何三家爲正。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注〕定王。〔疏〕

包氏慎言云：冬十一月，書己酉，月之十五日。○注定王。○周本紀：定王二十一年崩，子簡王夷立，不書葬，故注明之。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婁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注〕約備疆楚。〔疏〕

包注慎言云：十二月，書己丑，月之二十六日。杜云：蟲牢，鄭地，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大事表云：今桐牢亭在開封府封丘縣北三里。續漢志：封丘有桐牢亭，或曰古蟲牢。寰宇記：桐牢亭在開

封府封丘縣北二里。一統志：今俗謂之桐渦。○注約備疆楚。○左傳云：同盟於蟲牢，鄭服也。蓋服鄭兼以備楚，故繁露竹林云：鄭乃恐懼而成蠱牢之盟，兼左氏義也。董生所據公羊，或作蠱牢。時晉楚方爭鄭，鄭自宣十二年後，此始與中國盟，故約以備楚也。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注〕月者，前魯大夫獲齊侯，今親相見，故危之。〔疏〕

注月者至危之。○舊疏云：致例

時桓二年冬公至自唐。僖二十六年冬公至自伐齊。哀十三年秋公至自會。是也。今此書月。故解之前。魯大天獲齊侯者。即上二年鞏戰時也。言今親相見者。即上五年冬公會晉侯齊侯以下于蟲牢是也。

二月辛巳立武宮〔疏〕

包氏慎言云。二月經。魯辛巳月之十八日。

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注〕在春秋前。〔疏〕

注在春秋前。禮記疏引世本云。伯禽生煬公。熙熙生弗弗。生獻公。具生武公。敖按魯世家。伯禽卒。子考公

會立。卒立弟熙。是為煬公。卒。子幽公。宰立。幽公弟濩。殺幽公而自立。是為魏公。卒。厲公。擢立。卒。立其弟具。是為獻公。卒。子真公。濩立。卒。子敖立。是為武公。蓋世本引不具也。是在春秋前也。沈氏欽韓云。以明堂位證之。武宮或是武公之廟。明堂位。武世室也。文十五年注。世室。言世世不毀也。立者何。不宜立也。〔疏〕舊疏云。亦有直云不宜立。無在上立者二字也。立武宮非禮也。〔注〕禮。天子

諸侯立五廟。受命始封之君立一廟。至於子孫。過高祖不得復立廟。周家祖有功。尊有德。立后稷

文武廟。至於子孫。自高祖已下。而七廟。天子卿大夫三廟。元士二廟。諸侯之卿大夫比元士二廟。

諸侯之士一廟。立武宮者。蓋時衰多廢人事。而好求福於鬼神。故重而書之。臧孫許伐齊有功。故

立武宮。〔疏〕

注天子至七廟。禮記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注。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又玉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注。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

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正義按禮緯稽命嘉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鈞命決云。唐堯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鄭据此爲說。故謂七廟周制也。周所以七者。以文王武王受命。其廟不毀。以爲二祧。并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爲七也。獨斷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未分別二祧在內與否。漢書韋元成傳。元成等四十八人議奏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於太祖。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功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爲證而已。是鄭何與。韋元成同也。按元成謂始祖不爲立廟。蓋指夏殷禮。與鄭小異。王制疏引聖證論。王肅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爲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蓋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況其君臣乎。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穀梁傳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家語云。子羔問尊卑立廟制。孔子云。禮。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云。遠廟爲祧。有二祧焉。又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爲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違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主。藏於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馬昭難王云。按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太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說云。二祧。謂文武。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九尺。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周言也。穀梁傳。天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漢書韋元成等云。周以后稷始封。文王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張融謹按。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

每廟二人。自太廟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廟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周禮孔子之言爲本。穀梁說及小記爲枝葉。韋元成石渠論。白虎通爲證驗。七廟之說爲長。且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則此天子諸侯七五之異也。王肅云。尊卑同制。君臣不別。其義非也。王下祭殤五者。非是別立殤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禘祫猶當祀之。而王肅云。下祭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非通論。且家語先儒以爲肅之所作。未足可依。禮疏又云。周禮惟存后稷之廟。不毀。昭七年傳云。余敢忘高圉亞圉。注云。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似高圉亞圉亦不毀者。此其不合。鄭說故馬融說云。周人所報。而不立廟。此馬昭張融孔穎達申鄭難之說也。按匡衡告謝毀廟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主。躬接於天。萬世不隳。繼烈以下。五廟而遷。師古曰。五屬。謂同族之五服。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總麻也。據衡之言。則廟制緣於服制。聖人不爲無服之人制。制亦不爲無服之人立。廟有斷然者。匡衡。韋元成。皆在緯學未興之前。先則孔氏引緯文釋鄭注。猶未當也。尹更始。盧植等。皆以七廟專爲周制。而王肅之徒。又以殷周同七廟。據僞古文咸有一德。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爲證。呂氏春秋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此秦火以前之書也。則殷不七廟明矣。哀帝時。劉歆議。孝文孝武皆有功德於世。當如周禮立七廟。其議曰。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於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凡在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是歆以殯葬日月之數爲七廟之制。與五廟五屬之說異。此王肅所本。其實劉歆所據天子七日

而殯。七月而葬。及降殺以兩。皆左氏說周制也。云天子五廟無見文。又曰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是歆以五廟之說無明文。因定用五廟之制。亦未以五廟爲非也。且劉亦不以周以前皆七廟也。蓋降殺以兩。等威之別。至周始嚴。周有七廟。若遂定爲歷代定制。豈其然乎。九廟之說。新莽亂制。王肅據以與鄭立異。忘其爲聖門之亂臣賊子矣。卽如諸侯五廟。魯以伯禽爲始祖。而有周公之廟。得謂諸侯皆六廟乎。鄭有厲王之廟。得謂諸侯皆立其所自出之廟乎。○注天子至二廟。○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注太祖。別子始爵者。大傳曰。別子爲祖。謂此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正義曰。非別子始爵者有數條。一是別子初雖身爲大夫。中間廢退。至其遠世子孫。始得爵命者。則以爲太祖。別子不得爲太祖也。二是別子及子孫不得爵命者。後世始得爵命。自得爲太祖。三是全非諸侯子孫。異姓爲大夫者。及它國之臣。初來任爲大夫者。亦得爲太祖。然則王制以太祖與一昭一穆爲三。而祭法云。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注非別子。故知祖考無廟。與王制不同者。禮記疏引鄭志答趙商云。祭法周禮。王制之云。或以夏殷雜。不合周制。然則鄭以王制爲殷制。故云雖非別子。亦得立太祖廟。若周制。則別子始爵。其後得立別子爲太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爲大夫。但立曾祖父三廟而已。隨時而遷。無太祖也。王制疏云。鄭必知周制別子之後得立別子爲太祖者。以大傳云。別子爲祖。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故知別子爲百世不遷之宗矣。周道如此。明殷道不然。春秋譏世卿。又從殷之質。何意當以爲大夫者得立其父祖曾三世之廟而已。孔疏又云。此大夫三廟者。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知者。以此及祭法歷陳天子諸侯。卽云大夫。更不別云諸侯之大夫。按諸侯之卿。尊者不過三命。似不得與天子大夫同制。禮不言者。偶不具爾。不得遽以爲天子諸侯之大夫同制也。元士二廟。卽祭法之適士二廟也。鄭云上士。蓋據諸侯之士言之。故以官師爲中士下士也。如何意。則天子之士二廟。諸侯之士。同官師也。獨斷云。大夫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三。本王制爲說爾。魏書禮志引稽命徵云。天子之元士二廟。禮記大傳云。大夫士有省於君。干祿及其高祖。疑指天子大夫得及曾祖。有省者得及高祖也。又喪服小記云。大夫士之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中一以上。則高祖妾姑矣。蓋大夫士雖有親廟。亦別有祧廟以祔祧主也。○注諸侯至一廟。○舊疏云。諸侯之士一廟。禮說文。魏書禮志引稽命徵云。諸

侯之上士亦二廟。中下士一廟。一廟者。祖禰共廟。按此與鄭注同。鄭注王制云。士一廟者。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是也。祭法云。適士二廟。注。適士。上士也。亦指諸侯之士。又云。官師一廟。注。官師。中士下士也。此注云。諸侯之士一廟。則無分上中下士矣。然諸侯之卿大夫。比天子元士。則諸侯之士亦宜降等。命數既殊。廟制應異。緯書與鄭君之義。似不及何注也。禮記曲禮云。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注。適士以上廟事祖。雖不逮事父母。猶諱祖。疏云。祭法云。適士二廟。祖之與禰各一廟。其中下士亦廟事祖。但祖禰共廟。則既夕禮一廟是也。熊氏云。此適士者。包中下士。對庶人。府史亦稱適也。仍本鄭義也。獨斷云。士一廟。降大夫二。謂諸侯士。又云。士二廟。卽元士也。與何義合。又云。府史以下。未有爵命。號爲庶人。皆無廟。四時祭於寢也。禮記大傳云。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祿及其高祖。注。干。猶空也。空祿。謂無廟。祿祭之於壇。禋。正義此言支庶爲大夫士者耳。若通爲大夫。亦有太祖。王制。大夫三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是也。師說云。大夫士有始祖者。鬼其百世。容有善於其君。得祿於太祖廟中。徧祿太祖以下也。此仍據周制言。大夫得有太祖也。干祿及其高祖者。高祖於元孫有服。故省於其君者。得從權上祿於廟制無與也。○注立武至書之。○鹽鐵論散不足云。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薄於行而求於鬼。怠於禮而篤於祭。是卽譏立武宮義也。明堂位曰。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此傳譏其不宜立者。記人所言。多夸大之詞。未可據以爲實也。故彼正義云。武公之廟。立在武公卒後。其廟不毀。在成公之世。此記所云。美成王褒崇魯公而已。云武公之廟。武世室者。作記之人。因成王褒魯。遂盛美魯家之事。因武公其廟不毀。遂連文而美之。非實詞也。是也。通義云。世室。屋壞云。世室。此何以不云立世室。立毀廟猶可言也。擬天子不可言也。春秋以其可辭書之。義或然也。○注臧孫至武宮。○左傳。季文子以室之功立武宮。非禮也。疏引服虔云。室之戰。禱武公以求勝。故立其宮。按上元年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曲棘。注。時者。謀結室之戰。不相負也。又二年傳云。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於齊。二大夫出。相與踣闔而語。則伐齊之役。實起於許。故注本而言之。左傳謂季文子者。時文子執政。爲魯上卿。故也。因人之力。立廟自夸。不徒立毀廟爲非禮也。

取鄆。

鄆者何。邾婁之邑也。〔疏〕

杜以爲附庸國。大事表云。在沂州府鄆城縣東北。穀梁亦云。鄆國也。杜所本。

曷爲不繫於邾婁。諱亟也。

〔注〕諱魯背信亟也。屬相與爲蟲牢之盟。旋取其邑。故使若非蟲牢人矣。〔疏〕

僖三十三年。公伐邾婁。取叢。僖二十二年。

公伐邾婁。取須胸之屬。皆繫邾婁。故問而解之。○注諱魯至人矣。○卽上五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婁子杞伯同盟于蟲牢。是魯與邾同盟也。旋盟而旋取其邑。背盟失信過亟。故諱而不繫邾婁。使若所取之邑非同盟之國邑然矣。

衛孫良夫率師侵宋。

夏六月。邾婁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壬申。鄭伯費卒。〔注〕

不書葬者。爲中國諱。蟲牢之盟。約備彊楚。楚伐鄭喪。不能救。晉又侵之。故

去葬。使若非伐喪。〔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壬申。月之十一日。○注楚伐至侵之。○卽下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無中國救鄭文。下又云。晉欒書帥師侵鄭。是又侵之也。○注故去至伐喪。○繁露竹林云。死不得

書葬見其罪也與何氏異通義云悼公在喪未踰年而親伐許不子之甚故去葬奪臣子恩也用董氏義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率師侵宋〔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闕監本同毛本脫率師二字

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欒書率師侵鄭〔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左氏穀梁皆作救鄭上書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故晉欒書率師救之也侵字誤嚴杰曰上文鄭伯費卒注云楚伐鄭喪不能救晉又侵之然則公羊作侵

鄭與左穀本異也

七年春王正月。麋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麋鼠又食其角。乃免牛。〔注〕麋鼠者鼠中

之微者。角生上指。逆之象。易京房傳曰。祭天不慎。麋鼠食郊牛角。書又食者。重錄魯不覺寤。重有

災也。不重言牛。獨重言鼠者。言角。牛可知。食牛者未必故鼠。故重言鼠。〔疏〕

穀梁傳免牲者爲之緇衣。緇裳。有司元端奉送至於

南郊兔牛亦然。○注麇鼠至微者。○說文鼠部。麇。小鼠也。玉篇。麇鼠。小鼠也。螫毒。食人及鳥獸皆不痛。今之甘鼠也。釋文引博物志云。鼠之最小者。或以爲耳鼠。爾雅釋獸云。麇鼠。郭注。有螫毒者。左疏引李巡云。鼯鼠。一名麇鼠。孫炎云。有螫毒者。蓋如今鼠。狼。邵氏晉滄爾雅正義云。按今俗傳麇鼠能入人耳。甘而不知痛。其爲螫毒不特牛有害矣。莊子應帝王云。麇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漢書所謂社麇不灌。屋鼠不熏也。淮南人間訓云。塘漏若麇穴。非一壤之所能塞也。蓋麇鼠本小。其穴自小矣。公羊問答曰。說文。麇。小鼠也。博物志。春秋書麇鼠食牛。牛死。鼠之類最小者。食物當時不覺痛。世傳云。亦食人項肥厚皮處。亦不覺。或名甘鼠。俗人諱此。所嚙衰病之徵。是鼠中之最微者也。○注角生至之象。○舊疏云。言角在牲體之上。指於天。亦是上逆之象。○注易京至牛角。○五行志中之上。成公七年正月。麇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又食其角。劉向以爲近青祥。亦牛禍也。不敬而備霧之所致也。昔周公制禮樂。成周道。故成王命魯郊祀天地。以尊周公。至成公時。三家始顛政。魯將從此衰。天愍周公之德。痛其將有敗亡之旤。故於郊祭而見戒云。鼠。小蟲。性盜竊。麇。又其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也。角。兵象。在上。君威也。小小麇鼠。食至尊之牛角。象季氏乃陪臣盜竊之人。將執國命。以傷君威。而害周公之祀也。改卜牛。麇鼠又食其角。天重語之也。成公怠慢昏亂。遂君臣更執於晉。至於襄公。晉爲溴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奪君政。其後三家逐昭公。卒死於外。幾絕周公之祀。董仲舒以爲麇鼠食郊牛。皆養牲不謹也。京房易傳曰。祭天不慎。厥妖麇鼠齧郊牛角。何氏卽本董義。繁露順命云。至於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自傷。麇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過有淺深厚薄。而災有簡甚。不可不察也。○注書又至災也。○舊疏云。重讀如煩重之重也。按讀如字亦通。又引異義公羊說云。麇鼠初食牛角。咎在有司。又食咎在人君。取已有災而不改更者。義通於此。按穀梁傳。過有司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又曰。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注。至此復食。乃知國無賢君。天災之爾。非有司之過也。故言其以赦之。經義雜記云。據徐疏引異義公羊說。知公羊無傳。說者本穀梁言之。劉子政之義。尤爲深切著明。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宣三年。書郊牛之口傷。成七年。書麇鼠食郊牛角。何也。周禮。封人飾其牛牲。而設楅於角。設衡於鼻。又以絛牽牲入。

廟而歌舞之。牧人共牲，以授充人繫之。牲必用牲物，牛人以授職人而芻之。充人則繫於牢，芻之三月。展牲則告牲，牲碩則贊肆。師展犧牲，頒於職人。然則肆師展於祭初，充人展於將祭，穀梁所謂日展斛角而知傷也。古者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朔月月舉，君巡牲，不獨有司展之。君又朝而巡之，所以致力而盡其敬者如此。牲者全也，備也。口傷角食，其體弗全，弗備不敬，莫大焉。豈徒肆師充人失其官，人君朝巡之體亦廢久矣。故春秋謹而書之。○注不重至言鼠。○左傳疏引此注，食牛上有後字，當據補。通義許翰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宣公有虞三桓之志，成始弗戒矣。

### 吳伐郟〔注〕 吳國見者罕與中國交，至升平乃見，故因始見以漸進。〔疏〕

水經注沂水篇，又東過襄賁縣，東屈從縣西南。

流，又屈南過郟縣西，郟故國也。少昊之後，春秋昭十七年，郟子朝魯者也。竹書紀年，晉烈公五年，越子朱勾伐郟，以郟子鳩歸縣，故舊魯也。東海郡治，地理志東海郡郟下云：故國少昊後，盈姓吳世家云：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爲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正義吳國號也。太伯居梅里，在常州無錫，去東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孫壽夢居之，號句吳。壽夢卒，諸樊南徙吳，至二十一代孫光，使子齊築閭闔城都之，今蘇州也。○注吳國至漸進。○毛本因誤言鄂本，閩監本同，不誤。舊疏云：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傳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云云。何注不言楚言荆者，楚強而近中國，卒暴責之，則恐爲害深，故進之以漸。然則吳楚相敵，亦宜言揚，而經言吳者，正以罕與中國交，至今升平之世，乃始見經，故因其始見於升平，故經直以漸進之。通義胡康侯曰：稱國以伐狄之也。吳本太伯之後，以族屬言之，則周之伯父也。何以狄之爲其僭天子之大號也。國語曰：命圭有命，因曰吳伯，不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也。後雖益熾，浸與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記於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而以爲不取擅進退諸侯，亂名實者，誤矣。按世家：王壽夢二年，申公巫臣犇晉，自晉使吳，教吳用兵乘車，令

其子為吳行人。吳於是始通中國。壽夢二年當成公七年始與中國通。適有伐邾故在升平之世。春秋因以張法也。吳越春秋吳王壽夢傳。吳壽夢元年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魯成公會於鍾離。深問周公之禮樂。成公悉為陳前王之禮樂。因為詠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蠻夷。徒以椎髻為俗。豈有斯之服哉。因歎而去。曰。大哉禮乎。此升平之世。已入內諸夏外四夷之限。故吳得以國見。經與楚之稱荆。自殊亦非如胡氏所云狄之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疏〕

通義云。月者為下望出。

不郊猶三望〔疏〕

通義云。他言免牲者則不言不郊。此間有異事。猶文無所成。故不舉不郊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杞伯、救鄭〔疏〕

差繆略云。左氏晉侯以下有齊侯。按唐石經公羊泐數字。以字

數計之。有齊侯石經穀梁有齊侯。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戊辰。八月無戊辰。九月之四日。七月之三日也。杜云。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大事表云。戰國時孫臏殺龐涓處。今大名府治東南

十五里有馬陵道。又有馬陵城。續漢郡國志。河東平陽。劉昭注引杜云。馬陵。衛地。平陽東南地名馬陵。又說。在魏郡元城。按衛地不至河東。劉昭一地兩位非也。杜亦無平陽之說。一統志。馬陵故城在大名府元城縣東南。隋開皇六年置馬陵縣。通義云。不重

言諸侯者間  
無異事文省

公至自會〔疏〕

通義云左傳曰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故以得意致會也

吳入州來〔疏〕

杜云州來楚邑淮南下蔡是也爾雅釋丘淮南有州黎郭注今在壽春古來黎同音州黎卽州來也大事表云今爲江南鳳陽府壽州卽壽春也自成七年吳入州來至昭二十三年雞父之戰楚師大敗州來遂入吳自是入郢之禍兆矣吳蓋爭之七十餘年而後得哀二年吳遷蔡於州來謂之下蔡山是壽春城在淮之南下蔡城在淮之北相去三十里夾淮爲固歷東漢至六朝當爲重鎮今壽州治卽古壽春縣城爲楚考烈王所築州北三十里有蔡國城卽下蔡矣方輿紀要下蔡城在壽州北三十里古州來也李氏兆洛鳳臺縣志州來卽今下蔡鎮差繆略云公穀作州萊按於他書均未之見

冬大雩〔注〕先是公會諸侯救鄭承前不恤民之所致〔疏〕

注先是至所致○公會諸侯救鄭見上秋云承前不恤民之所致者承上三年大雩爲說也彼

注云成公幼少大臣秉政先是作丘甲爲鞏之戰伐鄭圍棘不恤民之所生也是也

衛孫林父出奔晉

吳人州公局  
公館自會館



公羊義疏五十二

成八年  
盡九年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來言者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歸之也。〔注〕以此經加之。知見使即聞晉語。自歸之。但

當言歸。〔疏〕

注以此至言歸。○舊疏云。其自歸言歸者。哀八年夏。歸邾婁子益于邾婁。注善魯能悔過歸之。然則若自歸。當言歸汶陽之田于齊。今乃如此作文。而又言之。則知被晉使之。非其本情。通義云。來言者。商量之意。不使

晉命制乎我也。本非齊地。而言歸之于者。順韓穿來言辭。按此實晉使歸。而曰來言。故為內辭也。穀梁傳曰。于齊。緩辭也。不盡使我也。注若曰。為之請歸。不使晉命制于我。與公羊義同。

曷為使我歸之。〔注〕

据本魯邑。〔疏〕

注据本魯邑。○舊疏云。莊十三年。曹子劫齊侯。反其所取侵地之時。管子曰。然則君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又上二年傳曰。反魯衛之侵地下。其經曰。取汶陽田。以此言之。汶陽之田。本是魯物明矣。

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

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反其所取侵地。〔注〕晉侯聞齊侯悔過自責。

高其義。畏其德。使諸侯還鞶之所喪邑。魯見使卑有恥。故諱不言使者。因兩為其義。諸侯不得相奪土地。晉適可來議語之。魯宜聞義自歸之爾。不得使也。主書者善晉之義齊。〔疏〕

說苑敬慎云齊頃公賴逢丑父

之欺。奔逃得歸。弔死問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外金石絲竹之聲。遠婦女之色。出會與盟。卑下諸侯。國家內得行義。聲聞震於諸侯。所亡之地。弗求而自為來。尊寵不武而得之。可謂能詘免變化以致之。故福生於隱約。而禍生于得意。此得失之效也。齊世家云。歸而頃公弛苑囿。薄賦斂。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民亦大悅。厚禮諸侯。竟頃公卒。百姓附。諸侯不犯。繁露竹林云。自是後頃公恐懼。不聽聲樂。不飲酒食肉。內愛百姓。問疾弔喪。外敬諸侯。從會與盟。卒終其身。家國安甯。是福之本。生於憂。而禍起於喜也。物之所由然。其於人切近。可不省耶。又王道云。齊頃公弔死視疾。是其事也。○注晉侯至喪邑。○通義云。弔死視疾。勸死士也。不飲酒。不食肉。志復仇也。故晉侯高其義。畏其德。○注魯見至故諱。○明經書來言義也。即穀梁不使盡職之意也。○注不言至使也。○禮記玉藻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注。私事使。謂以君命私行。非聘也。若魯成公時。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之類。然則與莊二十七年傳通乎季子之私行也者。別亦以君命行。惟對聘問為私耳。按上二年經取汶陽田。與僖三十年取濟西田同文。皆當坐取邑。則歸之為善辭矣。春秋為魯諱為晉使之恥。復作聞義自歸善辭。故言歸之于也。所以為兩為其義也。

### 晉欒書帥師侵蔡。

### 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疏〕

左傳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按以士昏禮準之昏禮首云下達鄭注達通也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則此聘蓋即下達也士禮使媒

諸侯不必求媒

故使臣下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疏〕

左疏引服虔云不稱主人母命不通故稱使婦人無外事按隱二年傳昏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

也辭窮者何無母也注禮有母母當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宋公無母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之然則何氏以宋公無母與服云母命不通者異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注〕据紀履緌來逆女不書納幣〔疏〕

注据紀至納幣○隱二年紀履緌來逆女是也

錄伯姬

也〔注〕伯姬守節逮火而死賢故詳錄其禮所以殊於衆女〔疏〕

注伯姬至衆女○襄三十年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宋災伯

姬卒焉其稱諡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傳母不下堂傳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是也下衛人來媵傳云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九年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傳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又晉人來媵傳此何以書錄伯姬也又齊人來媵傳此何以書錄伯姬也皆以賢故詳錄之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疏〕

晉世家云景公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左傳晉趙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於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趙世家云屠岸賈者始寵于靈公

及至于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辜請誅之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與左氏傳異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疏〕

左傳錫作賜易師九二王三錫命釋文鄭本作賜書禹貢九江納錫大龜史記夏本紀作九江入賜大龜禮觀禮云天子賜舍注今文賜皆爲

錫蓋左氏多古文故作賜公穀皆今文改作錫也差繆略云賜公羊作錫趙氏坦異文箋云石經公羊作錫石經穀梁泐注疏本作錫按曲禮正義引左傳亦作來錫公命

其稱天子何〔注〕据天王使毛伯來錫文公命不稱天子〔疏〕

注据天至天子○即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是也 元

年春王正月正也〔注〕正者文不變也〔疏〕

注正者文不變也○毛本正誤王舊疏云据始言之其實二年三年以下之經皆如是說苑君道云孔子曰文王似

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姒爲妃以武王周公爲子以泰顛閔天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物皆及治周公載已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武王似春王春秋稱王不變也 其餘皆通矣〔注〕其餘謂不繫於元年者或言王或言天王或言天子皆相通矣以見刺譏是非也王者號也德合元者稱皇孔子曰皇象元逍遙術無文字德明諡

德合天者稱帝河洛受瑞可放仁義合者稱王符瑞應天下歸往天子者爵稱也聖人受命皆天

所生故謂之天子。此錫命稱天子者，爲王者長愛幼少之義。欲進勉幼君當勞來與賢師良傅，如

父教子，不當賜也。月者，例也。爲魯喜錄之。〔疏〕

杜云：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孔疏：天子之見經者三十有二，稱天王者二十五，稱王者六，稱天子者一。卽此事是也。三稱並行。

傳無異說，故知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也。其不同者，史異辭耳。引公羊此傳云云，杜用彼說也。按何云皆相通矣者，以見刺譏是非，則與杜義殊。穀梁傳曰：天子何也？曰：見一稱也。范注：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自此以上，未有言天子者，今言天子，是更見一稱。其義以稱天子與稱天王、王者同，亦不以爲褒貶所係也。左疏引賈逵云：諸夏稱天王，畿內曰王。夷狄曰天子。王使榮叔歸舍且贈，以恩深加禮妾母，恩同畿內，故稱王。成公八年，乃得賜命與夷狄同，故稱天子。與公羊義不合。○注其餘至非也。○舊疏云：何氏亦順傳文，是以獨言元年矣。按其餘卽謂不繫乎歲首者，皆刺譏所繫，與稱天王、天子同也。或稱王者，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文五年，王使榮叔歸舍且贈，又王使召伯來會葬之屬是也。或言天王者，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贈，八年，天王使南季來聘之屬是也。或言天子，此文是也。通義云：皆通者，明非刺譏所繫，或言天王，或言天子，並是至尊之稱。猶觀禮曰：王使人皮弁用璧勞，又曰：天子賜舍，臨文隨稱，無有意義。按孔義與何義乖，猶杜云：史異辭之謬說也。莊元年，榮叔之下注云：不言天王者，桓行實惡，而乃追錫之，尤悖天道，故云爾。又文五年，王使榮叔注云：去天者，舍者，臣子職，以至尊行至卑事，失尊之義也。又王使召伯注云：去天者，不及事，刺比失喪禮也。又隱元年，天王使宰咺注云：言天王者，時吳楚上僭稱王，王者不能正，而上自繫於天也。春秋不正者，因以廣是非，是則天王者正稱，其稱王者，皆有所譏刺，與稱天子同。唯春下之王，正而不變，非刺譏所繫也。禮記疏引三禮義宗云：夷狄不識王化，無有歸往之義，故不稱王臨之也。不云皇者，戎狄不識尊極之理，皇號尊大也。夷狄唯知畏天，故舉天子威之也。又引異義許慎謹案：春秋左氏云：施於夷狄稱天子，施於京師稱王。許所引之左氏說，蓋卽本之賈侍中，其說不可通也。禮記曲禮云：君天下曰天子，是卽君臨天下之義。鄭注：天下，謂外及四海也。今漢於蠻夷稱天子，於王侯稱

皇帝則猶泥於左氏家說。禮記疏又引徐慎服虔說。依京師曰王。夷狄曰天子。亦卽左氏說。獨斷王圻內之所稱。王有天下。故稱王。天王者。夏之所稱。天下之所歸往。故稱天王。天子。夷狄之所稱。父天母地。故稱天子。皆不可以說春秋。○注王者號也。○舊疏云。言正是當時天子之號也。白虎通號篇云。帝王者何號也。號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明德。號令臣下也。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別優劣也。王者當王之號。三統通稱。三王之前曰五帝。繁露三代改制云。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紂滅則爲五帝。下至附庸。紂爲九皇。是也。○注德合元者稱皇。○文選注引鉤命決云。道機合者稱皇。初學記引七經義綱曰。以化合神者曰皇。三國志注引孫盛評。化合神者曰皇帝。疏引中候勅省圖鄭注。德合北辰者皆稱皇。元卽春秋元年之元。隱元年注云。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是也。舊疏云。謂元氣是總三氣之名。是故其德與之相合者謂之皇。皇者美大之名。繁露王道篇所記五帝三皇之治天下是也。○注孔子至明諡。○舊疏云。春秋說文。宋氏云。言皇之德象合元矣。逍遙猶勤動行其德術。未有文字之教。其德盛明者。爲其諡矣。風俗通引運斗樞云。皇者天。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三皇垂拱無爲。設言而民不違。道德元泊。有似皇天。故稱曰皇。含宏履中。開陰陽布綱。上含皇極。其施光明。指天畫地。神化潛通。煌煌盛美。不可勝量。道德經。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禮記疏引河上公注云。下德。謂號諡之君。則五帝所行也。知上德爲三皇之世。卽此象元義。蓋卽以德明爲諡矣。故繁露三代改制云。黃帝之先諡四帝之後諡何也。亦不及三皇。○注德合至可放。○獨斷云。帝者。諦也。象能行天道。事天審諦。風俗通引書大傳云。帝者。任德設刑。以則象之。言其能行天道。舉錯審諦。初學記引義綱云。德合天者稱帝。三國志注引孫盛評同。離騷經。帝高陽之苗裔兮。王注。德合天地者稱帝。蓋皆取德合天地爲義。文有詳略也。易是類謀云。河龍圖洛龜書。聖人受道真圖。易繫辭上傳。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也。○注仁義至歸往。○白虎通號篇云。仁義合者稱王。初學記引義綱云。德合仁義者稱王。白虎通引禮諡法記。仁義所生稱王。周書諡法解。仁義所在曰王。文選注引稽耀嘉。仁義所在爲王。韓詩外傳。王者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風俗通引書大傳。王者往也。爲天下所歸往也。白虎通號篇。亦有是語。呂覽下賢云。王也者。天下之往也。繁露滅國云。王者民之所往也。是也。○注天子者爵稱也。○禮記疏引異義。天子有爵否。易孟京說。易有君人

五號。帝、天稱一也。王、美稱二也。天子、爵號三也。大君、興盛行異四也。大人者、聖人德備五也。是天子有爵。古周禮說天子無爵。同號於天。何爵之有。謹按春秋左氏云。施於夷狄稱天子。施於諸夏稱天王。施於京師稱王。知天子非爵稱。從古周禮說。鄭駁之。按士冠禮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諡。自周及漢。天子有諡。此有爵甚明。云無爵。失之矣。則此與易孟京說同也。易乾鑿度云。孔子曰。易有君人五號也。帝者天稱也。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稱也。大君者與上行異也。大人者聖明德備也。變文以著名。題德以別操。鄭注云。臨之九二。有中和美異之行。應於九五。故百姓欲其與上爲大君也。此易孟京與何氏所本也。白虎通爵篇云。天子者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者。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載。謂之天子上法斗極。鉤命決云。天子爵稱也。帝王之德有優劣。所以俱稱天子者何。以其俱命於天。而王治五千里內也。尙書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書亡佚篇曰。歟。兆天子爵。又號篇云。或稱天子。或稱帝王。何。以爲接上稱天子。明以爵事天也。是天子爲爵稱明矣。繁露順命云。故德侔天地者。皇天佑而子之。號稱天子。其次有五等之爵。以尊之。則亦以天子爲爵矣。舊疏引辨名記云。天子無爵。非公羊義。又引郊特性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諡。天子有諡。則有爵明矣。其說是也。○注聖人至天子。○詩疏引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案堯典。以親九族。卽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堯安得九族而親之。禮讖云。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駁曰。元之聞也。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謂娥簡吞虬子生契。是聖人感生見於經之明文。劉媪是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神而生者邪。且夫蒲盧之氣。媪煦桑蟲。成爲己子。況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多怪。初學記引演孔圖云。天子皆五氣之精寶。各有題序。以次運相據起。必有神靈符紀。諸神扶助。使開階立。遂是以王者常置圖籙坐旁。以自正也。御覽引保乾圖云。天子至尊也。神精與天地通。血氣含五帝精。天愛之子之也。史記三代世表。褚先生引詩傳曰。湯之先爲契。契無父而生。契母與姊妹浴于元丘水。有燕啣卵墮之。契母得。故含之。誤吞之。卽生契。契生而賢。堯立爲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茲茲益大也。詩人美而頌之曰。殷社芒芒。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商者質號也。文王之先爲后稷。后稷亦無父而生。后稷母爲姜嫄。出見大人迹。而履踐之。知於身。則生后稷。姜嫄以爲無父。賤

而奔之道中。牛羊避不踐也。抱之山中。山者養之。又捐之大澤。鳥覆席食之。姜嫄怪之。於是知其天子。乃取長之。堯知其賢才。立以爲大農。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詩人美而頌之曰。厥初生民。深修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詩周頌時邁曰。昊天其子之。箋云。天其子愛之。周禮疏引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謂各郊其所生之帝。如周則靈威仰。殷則汁光紀也。○注此錫至賜也。○舊疏云。決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言天王矣。彼注云。主書者。惡天子也。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文公新卽位。功未足施。而錫之。非也。然則文公初受命。而未有功。王賜之。故見非。但文公年長。故稱天王。今成公幼少。當如父教子。未當錫。是以爲之。張義言天子矣。按白虎通爵篇引韓詩內傳。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乃歸卽位。明爵天子有也。臣無自爵之義。童子亦當受爵命。使大夫就其國命之。不與童子爲禮也。彼自謂諸侯三年喪畢。受爵之命。此蓋天子特命。與彼不同也。而曲禮有諸侯既葬。見天子曰類之禮者。彼鄭注云。代父受國類猶象也。執皮帛象諸侯之禮見也。其禮亡。蓋天子或巡守至竟。故得見天子。若未葬。則未正君臣。雖天子巡守。亦不見也。○注月者。至錄之。○舊疏云。正以此經書月。故知例月。然外來朝聘例書時。天子錫命則書月。魯人喜得王命。故詳錄之也。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注〕棄而曰卒者。爲下脅杞歸其喪。張本文。使若尙爲杞夫人。〔疏〕

包氏慎言云。十月書癸卯。月之二十五日。○注棄而至夫人。○舊疏云。外夫人卒例日。卽襄三十年夏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何氏云。外災例時。此日者。爲伯姬卒日。是也。今此已棄而書日。故解之。其棄者。卽上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是也。爲下脅杞歸其喪者。卽下九年春。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傳曰。脅而歸之。是也。按此亦如大夫見黜例。不書卒。此杞叔姬被出。亦不合書卒。此書爲下歸喪于杞。書亦如公孫敖出奔。宜絕。因爲齊人脅歸其喪。故仍書卒。皆以殺恥也。然內女既爲諸侯夫人。雖見棄來歸。未經改適。當有恩禮。服如姑姊。妹女子子之嫁于國君者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

孫叔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婁人、伐郟。

衛人來媵。

媵不書。此何以書。〔注〕据逆女不書媵也。言來媵者禮。君不求媵。諸侯自媵夫人。〔疏〕

注据

逆至媵也。○舊疏云。蓋通內外言之。何者。隱二年紀履緌來逆女。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之屬。皆不書媵也。○注言來至夫人。○白虎通嫁娶篇。所以不聘妾。何人有子孫欲尊之。義不可求人為賤也。春秋傳曰。二國來媵。可求人為士。不可求人為妾。何士即尊之。漸賢不止於士。妾雖賢。不得為嫡。莊十九年注云。言往媵者禮。君不求媵。二國自往媵夫人。所以一夫人之尊也。

錄伯姬也。〔注〕伯姬以賢聞。諸侯爭欲媵之。

故善而詳錄之。媵例時。〔疏〕

左氏傳云。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彼疏引何氏膏肓云。媵不必同姓。所以博異氣。今左傳云。異姓則否。十年春。齊人來媵。何以無貶刺之文。左氏為短。鄭箴云。禮稱

納女于天子曰備。百姓博異氣於國。君直曰備。酒漿不得云百姓。是不博異氣也。何得有異姓在其中。齊是大國。今來媵我。得之為榮。不得貶也。劉氏逢祿評曰。齊人來媵。無貶文者。以宋王者之後。託共姬之賢為王后法也。諸侯不得博異氣。左氏之說然矣。鄭又以非禮為榮。則不得貶。所謂說之。不以其道說也。豈春秋之禮乎。按劉氏之說。亦非公羊義。公羊新周故宋。無託宋見王之義。諸侯不得博異氣。亦鄭氏就曲禮強為之解耳。○注伯姬至錄之。○通義云。隱伯姬賢而不得其所。故自納幣迄於致女。事事

詳錄之。○注媵例時。○莊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及下九年夏。晉人來媵。是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杞伯曷為來逆叔姬之喪以歸。〔注〕据已棄也。內辭也。脅而歸之也。〔注〕言以

歸者。與忿怒執人同辭。而不得專其本意。知其為脅也。已棄而脅歸其喪。悖義恥深惡重。故使若

杞伯自來逆之。〔疏〕

注言以至脅也。○舊疏云。為讀如子為衛君乎之為也。與忿怒執人同辭者。即襄十六年春。晉人執莒子邾婁子以歸。昭十三年秋。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是也。不得專其本意者。正以以者行其

意之辭故也。是以桓十四年冬。宋人以齊人。衛人。蔡人。陳人。伐鄭。傳以者何。行其意也。注以已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今叔姬之喪。言以歸。不得專其本意。明知杞伯有忿怒。是以知其被脅耳。按左傳。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注叔姬已絕於杞。魯復強請杞使還取葬。與公羊合。○注已棄至逆之。○禮喪服云。子嫁反在父之室。為父三年。注謂遭喪後而出者。蓋婦人被出。則與夫家義絕。故仍如在室服三年。以無受我而厚之者也。今伯姬既出。仍脅夫家歸其喪。是為恥深惡重。故以杞伯自逆為文。為內諱也。穀梁傳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為之也。彼疏引徐邈云。為猶葬也。言夫無逆出妻之喪而葬。蓋交譏之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注〕不日者。已得鄭盟。

當以備楚而不以罪執之。旋使離叛。楚緣隙潰莒。不能救。禍由中國無信。故諱為信辭。使若莒潰。

非盟失信。所以甚中國。因與不潰日相起。〔疏〕

杜云。蒲、衛地。在長垣縣西南。○注不日至信辭。○春秋之例。不信者日。今雖得鄭盟。旋即執不以罪。即下晉人執鄭伯。僖四年。

傳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是也。又下楚公子嬰齊伐莒。莒潰。亦無中國救莒文。其不信已明。理合書日。今不日。故解之。○注使若至中國。○舊疏云。謂其作信辭也。所以甚惡中國之無信矣。○注因與至相起。○舊疏云。其言因非正為之辭矣。言此盟不日。非直甚中國之無信。亦因欲起其下潰書日者。乃是中國無信。同盟不相救。至為夷狄所潰矣。言相者。兩事相共之辭。則下潰書日。亦起此盟之不信矣。通義云。下旋執鄭伯不日者。嫌罪鄭不信。故從小信辭。明鄭伯實不肯盟。晉執之非。乃與下稱人以執意相發也。然同盟國多矣。即為小信辭。無以別其為鄭不肯盟中國之失。自在稱人以執見之也。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疏〕

通義云。錄伯姬詳矣。獨不書逆人者。宋公不親迎。失禮不足為伯姬榮。故自從外逆女不書常例也。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注〕古者婦人三月而後廟見。稱婦。擇日。

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之。必三月者。取一時足。以別貞信。貞信著。然後成婦禮。書者。與上納幣同義。所以彰其絜。且爲父母安榮之。言女者。謙不敢自成禮。婦人未廟見而

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疏〕

舊疏云。未有言致女者。謂春秋無此經也。○注古者至義也。○禮記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注舅姑沒者也。必祭成婦義者。婦有共養之禮。猶舅

姑存時。盥饋特豚于室。故詩疏引易歸妹鄭注。及箴膏肓。皆引士昏禮。婦人三月而後祭行。則雖見舅姑。尙未祭行。猶未成婦也。其成婦雖待三月。其昏則當夕成矣。故士昏禮。其夕。衽席於奧。良席在東。皆有枕。北趾。主人入。親脫婦纓。燭出。注昏禮畢。將臥息。又詩疏引駁異義云。昏禮之莫。枕席相連也。此鄭氏之義。若賈服之義。則隱八年左傳。先配而後祖。疏引賈云。配成夫婦也。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曾子問正義云。若賈服之義。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廟見。乃始成昏。故譏公子忽。先爲配匹。乃見祖廟。又引此如宋致女下服注云。謂成昏。按何氏之義。亦與賈服同。故白虎通嫁娶篇。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昏禮請期。不敢必也。婦入三月。然後祭行。舅姑既沒。亦婦入三月。奠采于廟。三月一時。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知也。然後可得事宗廟之禮。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列女傳貞順篇。宋恭伯姬。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繆姜。嫁伯姬於宋。恭公不親迎。伯姬迫於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命。宋人告魯。使大夫季文子如宋。致命於伯姬。明古皆三月廟見。乃成夫婦也。故列女傳貞順篇。又云。齊孝孟姬。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好禮貞壹。齊中求之。禮不備。終不往。齊國稱其貞。孝公聞之。乃修禮親迎于華氏之室。遂納於宮。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是也。○注父母至致之。○禮記坊記云。子云。昏禮。壻親迎。見于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鄭注。父戒女曰。夙夜無違命。母戒女曰。無違宮事。不至。不親夫。以孝舅姑也。春秋成公春二月。伯姬歸于宋。夏五月。季孫

行父如宋致女。是時共公不親迎。恐其有違。而致之也。其云宋共不親迎。本之列女傳。以不親釋不至。亦卽不肯聽命之意。似鄭氏此解。亦以致女爲成昏。然何氏之意。則以大夫致女是常禮。如列女傳義。則似因共公不親迎。特使大夫致之。令其無違。則又少殊也。故曲禮鄭注云。壻不親迎。則女之家遣人致之。正義云。壻不親迎。則女之家。三月廟見。使人致之。以成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時宋公不親迎。故魯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也。按曲禮云。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埽灑。注。納女。猶致女也。此其辭也是也。然鄭氏以此專指不親迎者言。似未達。穀梁傳曰。婦人在家。制于父。既嫁。制于夫。如宋致女。是以我盡之也。范云。刺已嫁而猶以父制盡之。又曰。不正。故不與內稱也。范云。內稱。謂稱使。彼疏引徐邈云。宋公不親迎。故伯姬未順爲夫婦。故父母使卿致伯姬。使成夫婦之禮。以其責小禮。違大節。故傳曰。不與內稱。謂不稱夫人而稱女。是宋公不親迎者。穀梁家說。子政習穀梁。故列女傳本之。徐氏責伯姬之解過矣。○注必三至婦禮。○禮昏禮云。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注必三月者。三月一時。天氣變。婦道可以成之故也。亦卽白虎通。三月一時。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而知義也。此言舅姑俱沒者。若舅沒。姑存。則當時見姑。三月亦廟見舅。若舅存。姑沒。婦人無廟可見。或更有繼姑。自如常禮。賈疏謂姑沒。舅存。則不行奠菜之禮也。褚氏寅亮云。庾氏蔚之謂舅姑偏有沒者。見其存者。不須見亡者。豈禰廟可以不見乎。崔氏靈恩謂盥饋於存者。廟見於亡者。當舅見在。姑未有專廟。又何由而見乎。皆屬一偏之見。疏謂婦人無廟。以舅尙在。則權附於皇祖姑之廟耳。既入皇祖姑之廟矣。乃竟專見姑乎。事有難處。故姑沒。舅存。斷以不見爲正。三月祭行。達禮也。三月祭菜。變禮也。不可混而爲一。孔穎達謂奠菜之禮。適婦乃得行之。庶婦則否矣。按曾子問疏云。此盥饋廟見。皆謂適婦。其庶婦。按士昏禮。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注云。使人醮之。不饗也。不饋者。共養統於適也。是庶婦不饋。亦不廟見也。昏禮唯云不饋。不云不見。則庶婦亦當以棗栗脯修見舅姑也。雖厥明見舅姑。仍三月見祖廟。所以示成婦也。故詩魏風葛屨云。摻摻女手。可以縫裳。傳。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箋云。言女手者。未三月未成爲婦。是也。劉氏毓崧大夫以上先廟見。後成昏。說云。郊特牲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鄭氏據此。謂天子諸侯大夫昏禮。與士昏禮不同。賈服釋左氏。以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後。乃始成昏。今按。見於列女傳者。莫著於宋恭姬。

三傳舊注皆主此義。次之者則有齊孝孟姬。其位皆諸侯夫人。則賈服所謂大夫以上先廟見後成昏者。信有徵矣。鄭婦嬀所配者。公子忽。位在諸侯夫人下。卿大夫內子命婦上。所行若彼。則鍼子所以譏先配後祖矣。文四年。逆婦姜于齊。穀梁責其成禮于齊。較諸公子忽更爲非禮。然則觀於春秋。襄伯姬。穀梁貶婦姜。左傳譏鄭嬀。列女傳嘉孟姬。可知大夫以上之昏禮。不同於士之昏禮矣。士以下無致女之儀。大夫以上有之。其辭載於曲禮。天子諸侯大夫三月廟見。然後成昏。士庶人當夕成昏。故有致不致之殊。非第以位尊卑之別也。士以下無反馬。大夫以上有之。見於左傳。象著於易。爻致女者。婦家之禮。不親迎則必致女。親迎則不致女。反馬者。夫家之禮。不親迎固當反馬。親迎亦當反馬。然則大夫以上先廟見後成昏者。致女之禮。或不盡行。而反馬之禮。未有不行。蓋婦入三月。然後祭行。祭行然後成昏。成昏然後反馬。故無論舅姑在否。皆有反馬之儀。反馬與留車相對。鄭箴膏肓云。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壻之義也。留車者。備其大歸。反馬者。示其偕老。必俟反馬以後。乃婦道克成。當其反馬以前。猶慮夫家見棄。夫婦之禮。夫得去婦。婦不得去夫。故聘幣既行。雖未娶。而夫名已定。祖廟待見。雖已嫁。而婦道未成。蓋一以輔教女之禮也。古者女子皆有姆教。既教於未嫁之先。復教於既嫁之後。而寒素者多斂抑。富貴者每驕矜。故士之女易於信從。大夫以上難於聽受。是以先嫁三月。教於公宮宗室。此士以下所共也。初嫁三月。教以待見祖廟。此大夫以上所特也。三月成婦。與三月教成。皆取一時可以有成之義。一以慎擇婦之禮也。古者爲子擇婦。將聘。必審其家世。既娶。必察其性情。惟是士以下之擇婦。止繫乎閨門。故先成昏而後廟見。大夫以上之擇婦。有關乎家國。故先廟見而後成昏。昏義云。質明。贊見婦于舅姑。成婦禮也。此士以下之昏禮。蓋當夕成昏。次日卽成婦也。曾子問曰。三月而廟見云云。大夫以上昏禮。蓋廟見始成昏。故三月乃成婦也。必至三月者。經歷一時之久。知其性情之賢。然後妻可以事夫。媵可以事君子。婦可以奉宗廟。壻可以見外舅姑。而擇婦之禮成。一以全出妻之禮也。夫婦之際。義合則留。不合則去。故大歸誓於春秋。禮有七出之文。願士以下其勢易行。大夫以上閱閱多崇。其情難處。先王於易於出者。使之先成昏。後廟見。難於出者。使之先廟見。後成昏。仍得以處子改適於嚴峻之中。寓忠厚之意。傳所謂棄妻令可嫁者。施諸尙未成昏者。尤見確切。要之士以下無世祿。居必狹隘。罕有異宮。大夫以上有世祿。居必寬宏。且多別館。無異宮者。成昏

必在當夕。有別館者。成昏可俟異時。士庶嫁娶多遲。成昏於旦夕。無遲莫之憂。天子諸侯大夫。嫁娶較早。成昏於異時。則無太早之慮。此大夫以上昏禮。所以與士不同。揆之人情。固非窒礙難用也。凡上中下三篇。極爲詳晰。擇其要者。惟以親迎則不致女。非公羊義。○注書者至同義。○上八年。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注伯姬守節。逮火而死。賢。故詳錄其禮。所以殊於衆女。今此書致女。亦詳錄義也。列女傳云。春秋詳錄其事。爲賢伯姬。用公羊義也。○注所以至榮之。○何校本。潔作絜。按潔乃俗字。紹熙本正作絜。舊疏云。重得父母之命。乃行婦道。故曰所以彰其絜也。其女當夫。非禮不動。光照九族。父母得安。故曰榮之。毛詩周南葛覃序云。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亦其義也。據舊疏義。明亦三月後致女。始成昏矣。共姬以未親迎。不肯聽命。故必得父母之命也。○注言女至之黨。○禮記曾子問云。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于祖。不祔于皇姑。壻不杖。不非。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鄭注。遷。朝廟也。壻雖不備喪禮。猶爲之服齊衰也。疏。其女之父母。則爲之降服大功。以其非在家。壻爲之服齊衰期。非無主也。又雜記云。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注。配。謂并祭也。王母不配。則不祭王父也。女子謂未嫁者也。嫁未三月。猶歸葬於女氏之黨。按此之廟見。卽上文之三月而廟見也。廟見卽祭禰也。卽昏禮之奠菜也。與昏禮記之祭行別。彼云然後。則不必適三月。若廟見。則必三月行之。廟見之後。無論何時。適遇祭事。卽得助祭。韋氏協夢儀禮集解云。祭。謂四時常祭。祭行。謂至是遇有祭祀。婦乃行也。程氏瑤田通藝錄云。助祭兼適婦。庶婦言。賈疏惟指適婦。未備。若三月廟見。則惟適婦以廟見。奠菜象盥饋。庶婦不饋。則亦不奠菜也。然則三月之前。雖有祭事。婦亦不行。不行者。未成婦也。萬氏斯大禮記偶箋云。三月廟見。卽士昏禮所謂婦入三月。然後祭行也。謂祭於高曾祖禰。此指舅姑在者言。擇日而祭于禰。卽士昏禮所謂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也。孔氏謂廟見祭禰。只是一事。然則舅姑在者。高曾祖之廟。婦可以不見乎。按萬氏以廟見與祭禰分別。舅姑存沒。可也。謂廟見卽祭行。則謬。胡氏培輩儀禮正義云。曾子問所云廟見。是專指舅姑在者。其所云祭禰。卽此經之奠菜。指舅姑沒者。非謂舅姑沒者。止行祭禰。而別無廟見。又非卽祭禰爲廟見。如注疏家之說。與萬氏大同。按曾子問廟見祭禰。當是一事。謂舅姑沒者。其高曾祖廟。自當於祭行時及之。蓋廟見止如舅姑

在時之厥明之見舅姑也。故亦止于禘耳。擇日者。雖在三月之限。必擇吉日。敬之至也。劉氏毓崧謂大夫以上贊醴婦。婦盥饋。餽餘及舅姑饗婦之禮。今無明文可證。然昏義謂贊醴婦為成婦禮。婦以特豚饋。為明婦順。舅姑饗婦。婦降自阼階。為著代。皆係成婦之禮。士以下次日已成婦。其禮自當行於廟見之前。大夫以上。三月乃成婦。其禮似當行於廟見之後。按三月不成昏可也。未及三月。并舅姑亦不見。揆諸人情。恐未盡洽。蓋婦者對舅姑之稱。亦係已昏未昏之別。昏義所謂婦禮。婦義。就士昏禮釋之。無婦字。則不辭。不必為此正名之稱。則大夫以上。舅姑若在。即預行盥饋諸禮。亦無不可。似未必見舅姑後即婦而不女也。

晉人來媵。

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注〕義與上同。復發傳者。樂道人之善。〔疏〕

注義與上同。謂亦如上為致女。

皆與書納幣同矣。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疏〕

包氏慎言云。七月書丙子月之三日。

晉人執鄭伯。〔疏〕

僖四年傳例曰。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左傳曰。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變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明執不以罪矣。

晉欒書帥師伐鄭。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注〕日者，錄責中國無信，同盟不能相救，至為夷狄所

潰。〔疏〕

十一月無庚申，杜氏長歷謂是年閏十一月也。○注日者，至所潰。○舊疏云：凡潰例月，即僖四年春王正月蔡潰，文三年春王正月沈潰之屬是也。今而書日，故解之。義具上公會晉侯以下同盟于蒲注。通義云：潰日者，惡楚比克莒

二都暴中國之甚，故伐莒，錄名氏入運，稱人示貶也。義亦可通。

楚人入運。〔疏〕

通義云：文十二年行父城運，則運本內邑，是時蓋已叛屬莒，內邑不言叛，故經無明文。郡國志：琅邪東莞有鄆亭，所謂東鄆也。

秦人白狄伐晉。

鄭人圍許。

城中城。〔疏〕

杜云：魯邑也，在東海廩丘縣西南。大事表云：經於成九年，定六年，俱書城中城，國都之內城也。杜謂在廩丘者，非是。定六年，高氏閔曰：時公之所有中城而已。汪氏克寬曰：定公豈能役衆修城，蓋陽虎欲去三家，將挾公以

自固耳。按高汪說亦無據。一統志：中城在海州沐陽縣西。按厚丘城在沐陽縣北四十六里。續志：東海厚丘縣下。劉昭引杜預注，今刊本訛為廩丘。一統志於曹州古蹟，亦引中城在范縣東南，即承此注廩丘之譌。



公羊義疏五十三

成十年盡十四年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率師侵鄭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其言乃不郊何〔注〕据上不郊不言乃僖公不從言免牲也〔疏〕

注据上至牲也○上七年夏不郊猶三望是不郊不言乃也僖

三十一年夏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是其不從言免牲也

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注〕不免牲當坐盜天牲失事天之道故

諱使若重難不得郊〔疏〕

注不免至得郊○穀梁上七年傳曰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元端奉送至于南郊所以重天牲也此不言免故為失事天道坐盜天牲也公羊問答云問當坐盜天牲何也曰此漢

律也嘗微子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傳竊天地宗廟牲用相容行食之無災罪之者言政亂疏漢魏以來著律皆云盜郊祀宗廟之物無多少皆死為特重故也据此知何氏以漢法況之通義云不免牲失禮故譏之也言免牲則不郊可知言不郊而不言免牲則不免牲亦可知云諱使若重難者宣八年傳而者何難也曷為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故乃為重難詞也穀梁傳五卜強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通義又云五卜非禮不發傳者四卜猶瀆過此可知矣一發傳一

不發傳其義同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注〕不致者，成公數卜郊不從，怨懟，故不免

牲，不但不免牲而已，故奪臣子辭以起之。〔疏〕

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缺。解云：此經公會晉侯宋公以下伐鄭與今本異。○注不致至免牲。○莊六年傳云：得意致會，不得

意致伐。注：此謂公與二國以上也。此皆不致，故如此解。成公數卜郊不從，即此上文五卜郊不從是也。五卜郊，故云數。○注不但至而已。○舊疏云：謂成公意卒竟而不復郊，知如此者，正以不免牲上文已有說。今此仍不致，故知更有罪也。○注故奪至起之。○桓二年注：凡致者，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今不致，故為奪臣子辭。舊疏云：桓元年注云：不致之者，至故復脫奪臣子辭，成誅文也。義亦通於此。

齊人來媵。

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疏〕

穀梁傳於九年晉人來媵云：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八年衛人來媵，傳同。此不發傳，義亦宜同。皆

與公羊合。

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為皆以錄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衆多為侈也。

〔注〕侈，大也。朝廷侈於妬上，婦人侈於妬下。伯姬以至賢為三國所爭媵，故侈大其能容之。唯

天子娶十二女〔疏〕

注修大至容之。○校勘記出故修大其能容之云解云。考諸舊本。大上無修字。按上云修大也。故此云大其能容之。舊本是。今衍。公羊問答云。問。何為婦人以衆多為修也。曰。此如詩維鵲有巢。維

鳩盈之。傳。盈。滿也。箋云。滿者。言衆媵姪娣之多。是婦人以多為修之證。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內女嫁於諸侯。惟紀叔姬宋共姬書之最詳。故媵不稱婦。而叔姬書婦。以其節。婦不書媵。而共姬之婦書三國來媵。以其賢。公穀二傳皆以為詳其事而重錄之。實得春秋之義。俗儒謂三國來媵為非禮。如其然。則內女嫁於諸侯。豈皆無媵。其來媵也。豈盡合禮。曷不皆書。獨此賢女共姬之婦。而備書之。以示譏哉。且書來聘。書納幣。書致女。此獨屢書。其未歸也。衛人來媵。其既歸也。齊晉大國亦來媵。未聞內女之嫁若是者。公羊所謂婦人以衆多為修者。不其然乎。朝廷侈於妬上二語。疑有此文。舊疏云。妬其有賢才而居於已上位者。是朝廷侈之妬也。不能容衆妾而妬惡之者。是婦人妬也。○注唯天至二女。○校勘記云。鄂本同。閩監。毛本。娶作取。按釋文作取。云七住反。本或作娶。疏本標注作娶。舊疏云。保乾圖文。孔子為後王立制。非古禮也。白虎通嫁娶篇。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萬物必生也。後漢荀爽傳。衆禮之中。昏禮為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蓋亦本此為說。獨斷云。帝嚳有四妃。以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為正妃。三者為次妃也。九嬪。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天子一娶十二。夏制也。檀弓注云。帝嚳而立四妃矣。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為正妃。餘三小者為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即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又三二十七為八十一人。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人。然則娶十二者。春秋監前代以為後王法與。

丙午晉侯獯卒〔注〕不書葬者殺大夫趙同等〔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書丙午。五月無丙午。四月之七日也。○注不書至同等。○殺大夫趙同等。見上八年舊

疏云春秋之義君殺無罪大夫例不書其葬見其合絕之是以僖九年晉侯詭諸卒何氏云不書葬者殺世子也是也左傳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注厲鬼也趙氏之先祖也八年晉侯殺趙同趙括故怒蓋趙同等無罪被殺故或致

妖厲爲

崇與

### 秋七月

公如晉〔注〕如晉者冬也去冬者惡成公前既怨懟不免牲今復如晉過郊乃反遂怨懟無事天

之意當絕之〔疏〕

注如晉至絕之○鄂本作當詔之誤舊疏云謂明年三月公至自晉是過郊乃反是無事天之意包氏慎言云七年春王正月饑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饑鼠又食其角注引京房易傳曰祭天不慎饑鼠食郊

牛角書又食者重魯不覺悟重有災也異義公羊說饑鼠初食牛角咎在有司又食咎在人君成公七年郊因饑鼠食牛角而不郊至十年卜郊不從不知罪已思改更以奉天以下不從而不郊又不免牲何注坐以盜天牲五月公會晉侯衛侯等伐鄭不書致伐奪臣子喜君脫危而至之辭則盜天牲者宜坐誅責之罪冬公如晉過郊時乃反則怨懟無事天之意故絕之以爲君天下而不謹於奉天者戒記曰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言禍至之無止時也立君以奉祀曠於祀事即當從廢疾例黜退重祭主也

### 冬十月〔疏〕

校勘記云此本鄂本閩監毛本皆脫唯唐石經有之嚴杰曰左穀皆有此三字與公羊經異錢大昕云何注云去冬者惡成公然則石經有此三字非何義也故知唐石經未必是歷來版本未必非也按無者是也紹熙本

亦無此三字唐陸淳春秋集傳纂例亦云無此三字孫氏志祖讀書脞錄續編云公羊成十年經公如晉何休注云如晉者冬也去冬者惡成公云云按公如晉與秋七月連文蓋公以秋七月如晉也左傳秋公如晉可證左穀經文於此年末有冬十月三字

公羊經文偶脫爾。而何氏乃妄造爲去冬之說。以如晉爲冬時。惡成公而不書冬。謬戾甚矣。且謂成公以下郊不從。遂怨懟而如晉。亦非理也。按左氏不可說公羊。孫氏庸淺之徒。無足辨也。浦鏜云。中庸疏云。成十年不書冬十月。公羊無此三字。今有者。後人妄增。當爲衍文。是也。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今本左氏春秋經。成公十年。有冬十月。自唐石經已然。公羊唐石經。經亦有之。穀梁唐石經已泐。不可知。今按。凡有者皆謬也。禮記中庸注曰。述天時。謂編年四時具也。正義言春秋四時皆具。桓四年七年不書秋七月冬十月。成十年不書冬十月。桓十七年直云五月。不云夏。昭十年直云十二月。不云冬。如此不具者。賈服之義。若登臺而不視朔。則書時不書月。若視朔而不登臺。則書月不書時。若雖無事。視朔登臺。則空書時月。若杜元凱之義。凡時月不具者。皆史闕文。據正義。則成十年經。左氏無冬十月矣。孔冲遠所見如此。唐石經乃妄增三字。不可從。今一切宋元以下本皆誤。其公羊唐石經亦誤增三字。而宋槧官本。及明時注疏刊本皆無。此古本之流傳未泯者也。考是年經云。秋七月。公如晉。何休云。如晉者冬也。去冬者。惡成公。當絕之。何氏以下文無冬十月。故知公如晉在冬。而經去冬以惡之。秋七月爲無事。首時過則書之例。假令下有冬十月。則何豈得云爾。其不云去冬十月者。知公如晉在冬。而不定在何月也。若穀梁經。今本皆有冬十月。亦必後人所增。倘穀梁有。而左氏公羊無之。陸氏釋文。必注之曰。左公羊二傳無。於其無此注。知穀梁亦決無此三字也。陸氏作釋文時。三經皆無此三字。故此三字之有無。不能證之於音義。桓四年七年無秋冬。成十年無冬十月。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昭十年十二月無冬。皆見中庸正義。又正義失引者。定十四年城莒。父及霄之上無冬字。凡此皆三經所同。何以爲貶絕。范則云未詳。杜則謂闕文。若賈服之說。則又與三家異。但中庸疏所引賈服說似未全。當有雖無有。既不視朔。又不登臺。則不書時月十六字。乃爲桓成不書秋七月冬十月。

發例。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晉侯使郤州來聘己丑及郤州盟〔疏〕

釋文。郤州本亦作讎。九經古義云。世本。郤豹生義。義生步揚。步揚生州。州即讎也。與公羊合。左氏傳。魏武子讎。世本亦作州。司馬貞

云。州讎聲相近。字異耳。按惠氏所引世本。見左傳正義。又閔元年左傳。畢萬為右。注。畢萬。魏讎祖父。正義引世本。畢萬生芒季。季生武仲。州即讎也。是也。司馬貞說見魏世家索隱。左疏引服虔云。郤讎。郤克從祖昆弟。按左傳疏引世本。又云。郤豹生郤芮。芮生缺。缺生克。克與州皆豹之曾孫也。故為從祖昆弟。包氏慎言云。三月書己丑。月之二十五日也。聘盟兼書者。舊疏云。上三年冬。晉侯使荀庚來聘。丙午。及荀庚盟。傳云。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注云。以不舉重。連聘而言之。知尋舊故約誓也。書者。惡之。二國既修禮相聘。不能相親信。反復相疑。故舉聘以非之。今此亦然。而無傳注者。從彼可知。故省文。又春秋王魯。故桓十四年夏。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注。時者。從內為王義。明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故莅盟來盟。悉書時。此經及上三年荀庚盟之屬。悉書日。皆不與信辭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疏〕

杜注左傳云。周采地。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按周自平王東遷。西都久為秦有。周之采地。不應仍存。當亦在東圻矣。魯世家索隱云。周公次子留相王室。世為

周公汲郡古文云。成王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案。周平公卽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坊記注。君陳蓋周公之子。然則此及僖九年之宰周公。其皆君陳後與。

周公者何。天子之二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注〕私土者。謂其國也。此起諸侯入爲天子三公也。周公驕蹇。不事天子。出居私土。不聽京師之政。天子召之。而出走。明當并絕其國。故以出國錄也。不月者。小國也。〔疏〕

左傳曰。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也。與此少異。左傳疏引鄭答孫皓曰。凡自周無

出者。周無放臣之法。罪大者刑之。小則宥之。白虎通諫諍篇。或曰。天子之臣。不得言放。天子以天下爲家也。無可放。故不言出。故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晉。不言出也。○注私土至公也。○正以書出。故知自其私土出也。周公本西周圻內國。東遷後不知在何地也。諸侯入爲三公者。詩衛風淇奧。美武公云。故能入相于周。衛世家云。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爲公。又鄭風緇衣序云。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是皆入爲王朝之臣者也。以稱公。故知爲三公。其實亦卽卿士。卿爲典事。公其兼官。詩疏引顧命。鄭注云。公兼官。以六卿爲正次。是其義也。○注周公至錄也。○左傳上十一年云。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其驕蹇明矣。何氏義與左傳大同。杜云。王旣復之。而復出。所以自絕于周。驕蹇不奉王命。不臣。故當并絕其國。書出也。通義云。自其都邑而出。故使與外諸侯同文。因爲天子諱三公。乖離出奔也。○注不月者。小國也。○春秋之例。大國奔例。月。桓十六年。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是也。小國時。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是也。此書時。明小國入爲三公者。自其私土而出。故從小國例。舊疏云。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旣視公侯。何言小國。小國者。據其私土之言也。周公本小國諸侯。於王圻之內。雖有采地。但從私土而去。故從小國例。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沙澤〔疏〕

左氏穀梁作瑱澤定七年同沙古音莎與瑱同部字左氏定七年經齊侯衛侯盟于沙釋文沙如字又星和反傳曰乃盟于瑱注瑱即沙也可證杜云瑱澤地

關方輿紀要瑱侯亭在開封府

新鄭縣宛陵城西亦曰瑱澤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疏〕

杜云交剛地闕大事表云按是時赤狄之種盡絕故中國直名白狄為狄不復別之如赤狄之在閔僖之世也又云或云交剛在今隰州境穀梁傳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

注不使夷狄

敵中國是也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疏〕

穀梁傳乞重辭也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

三月公如京師〔注〕月者善公尊天子〔疏〕

注月者至天子○舊疏云正以朝聘時故也通義云趙汭曰如京師特書月明朝王為正與他如不同

夏五月公自京師〔疏〕

舊疏云公下自有至字者衍文也穀梁石經公下有至字晉侯下有齊侯二字彼校勘記云余本無至字有齊侯二字何煌云考石經三傳左氏有至字公羊無疏云公下自有至

字者衍文也穀梁石經此係宋人補刻疑至字或亦出肥增也按是年石經實非補刻何蓋偶誤公羊疏以至字為衍文者指公羊傳而言穀梁自與公羊不同何據彼疏引此經非是又補刻石經係朱梁謂宋人補刻亦非是按左傳亦無至字彼校勘記云

石經公下有至字衍文也。

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婁人、滕人、伐秦。〔疏〕

穀梁闔、監、毛本、宋本穀梁

傳無齊侯二字。

其言自京師何。〔注〕据僖公二十八年諸侯遂圍許，不言自王所。〔疏〕

注据僖至王所。○僖二十八年冬公會晉侯以

下于溫，天王狩于河陽，王申公朝于王所，諸侯遂圍許，是也。舊疏云：彼亦朝天子而往圍許，不言自王所，與此異，故難之。通義云：難何以不承公如京師就言遂會伐秦意。

公鑿行也。〔注〕以起公鑿

行也。鑿猶更造之意。〔疏〕

注鑿猶至之意。○公羊問答云：問注鑿猶更造之意，其義未詳。曰：此如漢書張騫傳之鑿空也。師古注：空，孔也。猶言始鑿其孔穴也。西南夷傳：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

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無害，是鑿空之事也。空，孔也。穴，隙也。趁此空隙而行他事，故曰鑿行。按史記大宛列傳：張騫鑿空，集解引蘇林云：鑿空，開道也。說文金部：鑿，穿木也。釋名釋用器：鑿，有所穿也。廣雅釋詁：鑿，穿也。又淮南汜論：喉中有病，無害於息，不可鑿也。注：鑿，穿也。凡有所穿鑿，皆更造之象也。漢司隸楊厥碑：選通石門，選即鑿也。亦或作選，省體也。

公鑿行奈何，不敢過天子也。〔注〕時本欲直

伐秦，塗過京師，不敢過天子而不朝，復生事修朝禮而後行，故起時善而寢成其意，使若故朝然。

後生事也，間無事，復出公者，善公鑿行。〔疏〕

注時本至事也。○舊疏標注：作生事修朝禮而行。解云：生事之上，亦有復字者。衍文，則舊疏本無復字。杜云：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劉炫

述義云魯朝聘皆言如。書其始發言往而言公朝王所者。發國不為朝王。至彼遇王朝之。朝訖乃書。故稱朝也。此過京師亦宜稱朝。言如者。發雖主為伐秦。即其朝王之意。書其初發。故言如也。按如何意。公本無朝王意。然猶有尊畏之心。不敢過京師而不朝。善善從長。即而襄成之。使若故朝然後生事也。穀梁傳非如曰。如不叛京師也。注因其過朝。故正其文。若使本自往。是其義也。○注間無至鑿行。○昭十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以下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注不言劉子及諸侯者。間無異事可知矣。彼以間無異事。故不復舉劉子及諸侯。此亦間無事。亦但書自京師遂會晉侯伐秦矣。今復舉公。故解之。明其善也。

### 曹伯廬卒于師〔疏〕

釋文廬本亦作盧。古廬盧字多通用。左氏桓十二年傳羅與盧戎兩軍之。釋文本作盧戎。云本亦作盧。昭十三年經蔡侯廬歸于蔡。二十年書蔡侯廬卒。作盧。史記吳世家餘橋夷吾卒。子柯盧立。吳越春秋作柯廬。荀子富國篇君盧屋妾。注盧當為廬。莊子讓王篇乃負石而自沈于廬水。釋文云司馬本作盧水。是也。穀梁傳曰閔之也。公大夫在師曰師。在會曰會。

###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注〕月者危公幼而遠用兵〔疏〕

注月者至用兵。○舊疏云正以致例時故也。通義云月致者春出秋返久也亦通。

### 冬葬曹宣公〔疏〕

小國君卒月葬時故穀梁傳葬時正也。

###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注〕莒大於邾婁至此乃卒者庶其見殺不得卒至此始

### 卒又不得日〔疏〕

注莒大至得卒。○莊十六年書邾婁子克卒。是邾婁卒於所傳聞世。春秋序莒常在邾婁上。明莒大於邾婁而不得書卒。故解之。按彼注云小國未當卒而卒。為慕伯者尊天子行進也。則書邾婁子卒非常。

例矣。所聞世合卒，又以庶其被弑，故不得書卒也。庶其事在文十八年。○注至此至得日。○此決莊二十八年夏四月丁未，邾婁子瑣卒，書日故也。彼注云：日者，附從伯者朝天子行進，此莒始書卒無進行，故略不日也。舊疏云：所以書日者，非直行進，其邾子克往前已卒，是以春秋得詳錄之也。曹亦小國，桓十年春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書日者，彼注云：始卒與大國同例者，春秋敬老重恩也，故為魯恩錄之，是也。通義引楊士助曰：莒子朱者，莒渠丘公，不書葬者，莒行夷禮，則是失德，又葬須稱諡，莒無諡，故不書也。葬也。

### 夏 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疏〕

通義云：左傳曰：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卻擘送孫林父，而見之。故經加自晉，晉有力文焉。

### 秋 叔孫僑如如齊逆女〔注〕凡娶早晚皆不譏者，從紀履綸一譏而已〔疏〕

舊疏云：隱二年注云：不親迎，例月重錄之。

今此不月者，蓋以成公即位十有四年，始娶元妃，非重繼嗣之義，故略之。通義云：至是始娶者，公即位幼也。左傳曰：國君十五而生子，按孔說非是。成公二年已會楚嬰齊于蜀，則即位雖幼，必非襁褓，至小亦宜七八齡矣。即位至此年，計已逾冠，故舊疏謂其即位十四年始娶元妃，非重繼嗣之義也。孔疏引左傳國君十五生子之文，甯成公時始十五六耶。○注凡娶至而已。○校勘記出凡娶云：鄂本同。此本疏標起訖，亦作娶。閩監毛本改取，非。釋文作凡取云：又作娶。閩監毛本蓋據此。紹熙本亦作娶。紀履綸事見隱二年，彼傳云：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親迎也。然則春秋於公不親迎不譏，從可知例也。舊疏云：宣元年春，公子遂如齊逆女，喪服未除，是其太早也。成十四年秋，始使僑如如齊逆女，非重繼嗣，是其太晚也。但略舉一二人，則桓三年娶于齊，文四年娶于齊，合在其間矣。又引舊解云：隱二年履綸之下注云：內逆女常書，外逆女但疾始不常書，明當先自詳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然則外之娶妻，莫問早晚，其不親迎，皆不復書，而譏之者，悉從履綸之例，一譏而已。所以此處注之者。

正以內逆女常書之末是以於此決之。按此注意謂皆不譏者。疑即指親迎言。非謂不譏其早晚也。文公娶太早。經書公子遂納幣譏之。成公娶晚。經不月以起之也。

鄭公子喜率師伐許〔疏〕

毛本率改帥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疏〕

左傳舍族尊夫人也。彼疏引何氏膏肓云。叔孫僑如舍族為尊夫人。按襄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復何所尊而亦舍族。春秋

之例。一事再見者亦以省文耳。鄭箴之曰。左氏以豹違命。故貶之而去族。今僑如無罪而亦去族。故以為尊夫人也。春秋有事異文同者。則此類也。劉氏逢祿評曰。一事再見不加氏者。見終奉君命。按此與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同一文法。從彼傳一事而再見者。卒名可知例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疏〕

包氏慎言云。十月書庚寅。月之十七日。

秦伯卒。

#952.1  
7500  
v.11

$\frac{1}{9} = 677$



A.S.L. 16

國家圖書館



004758737



書